

第三級古蹟新埔鎮上枋寮劉氏雙堂屋之歷史研究

陳運棟

一、前言

新竹縣新埔鎮上寮里二三八號劉氏雙堂屋，於民國七十三年，由政府列為第三級古蹟。

據其裔孫稱：其十二世祖劉延轉，字學悟，來枋寮開基立祠，乃仿照大陸原鄉之模式建典型之四合院祖堂，因有前後堂，故稱雙堂屋。民國八年經整修並增建東西各三棟橫厝，費時十年，共計九十九間室，建地面積約三萬平方公尺。外型典雅，賴裔孫輩之維護，至今保存情況亦稱妥善。並能遵守祖訓——遷居他鄉立業者不得另立祖牌奉祀。以此祖堂遂成為全家族精神凝聚、團結象徵之所在。訂每年農曆正月四日為春祭、八月二日為秋祭列祖列宗之日。

雙堂屋之被指定為古蹟，並非因其年代之久遠，而是因為這所宅第具有時代、技術、流派或地方之特色。

雙堂屋的平面配置形式相當特殊，同時兼具有三合院與四合院式的配置精神。就建築整體配置上來說，由層層護龍與中廳圍合成外埕，而形成口字型的空間配置型式，顯示出建築實體與外在環境之間的對應態勢，便已充分顯示出傳統三合院式的配置精神。而當由外埕進入中廳內部時，隨即進入四合院式的空間格局之中。由前後二進與左右兩廊組成一

封閉型態的正身空間，前進供作門廳與客廳之用，為由外進入室內及家居空間前的折衝空間。後進正廳除了是整個家族的精神核心之外，也是家族起居活動的主要空間，其安排的空間位置自然較為具有私密性。

這座宅第於民國八年重建後，就形成兩進三護龍式的平面格局。正身由前後二堂所組成，因此又稱雙堂屋。兩堂之間並以左右迴廊連繫。正身左右各有三棟長形護龍並列，頂山盡間與正身後廳平齊，下山則突出於正身之外，並與之合圍成前埕。而三棟護龍之間則以過水空間作間距的分隔，同時並設有軒亭連接。這種平面規模就是客家人所說的二堂六橫式，與新埔地區一堂二橫式基本的平面組成規模相較之下，足可顯示出雙堂屋為當代民宅之翹楚，同時也可說明當時劉家族裔人丁旺盛之貌。

劉家沒有祖先留下來的任何字樣、契約圖書，只好以訪問所得的口碑及蒐羅到的有關資料來寫這篇歷史研究，缺失在所難免，希望來日還有機會補充。

二、新埔鎮的地理形勢

新埔鎮位於新竹市之東北方，距新竹市區約十四公里。東與桃園縣龍潭鄉毗連為界，西接竹北市，南方斜東一面連

芎林鄉，另靠東一面與關西鎮相接，北與湖口鄉毗連。東西長約十六公里，南北長約十公里有餘，面積七二·一九一平方公里（新竹縣文獻會一九五三：五）。

新埔鎮地當鳳山溪中游兩岸地域。鳳山溪發源於雪山山地的那結山，源地海拔一、三二〇公尺，在錦山以上源流紛歧；西流至老社寮北，會自沙坑北來的沙坑溪；折向北流，在關西西南附近再匯合自東北而來的牛欄溪等流，又轉向西流，由此始稱鳳山溪，在關西以上稱馬武督溪。鳳山溪自關西以下，沿岸納湖口臺地與飛鳳臺地諸水，其中以來自湖口臺地的霄裡溪較長，於新埔東南注入鳳山溪。鳳山溪逾犁頭山北側，即降入新竹平原。溪流全長四五·四五公里，流域面積共計二五〇·一〇平方公里（李鹿萃一九八四：二八七）。

鳳山溪河谷自關西以下，犁頭山以上，包括湖口臺地南側及飛鳳山臺地北側地區。這一段河谷以關西與新埔兩處較為開闊，關西以上山地的河谷，祇有不連續的狹小盆地。自關西以下，水流較穩，曲流甚多，溪岸凹面被侵蝕成峭壁者屢見。北側的湖口臺地，以霄裡溪分為兩部，西北部地勢平坦，大部分在一〇〇公尺以下，間有突出小丘，如鳳山，圓山等。東南部在一五〇—三〇〇公尺之間，南側與河谷之間的地勢漸次低降。南岸為飛鳳臺地，以飛鳳山而得名，係一等邊三角形的切割臺地，頂點在西北端犁頭山，底邊為關西與九讚頭的沙坑溪谷。東南部平均海拔三〇〇公尺，向西北遞降，至犁頭山之西降至五〇公尺。臺地的礫石層切割雜亂，小橫谷甚多，鄰近鳳山溪岸較北岸為陡（上引書：二九〇）。



新埔鎮簡圖

鳳山溪沿岸，以鄰近湖口臺地一帶較為發達，聚落分布亦集中在北岸，村鎮相望，連續不絕，而以新埔與關西為中心。新埔位居鳳山溪與霄裡溪會口的西北岸，高出溪灘五〇公尺，街市狹長，因岡坡土石易於崩坍，街市並不向坡地發展，而向兩端延伸。臨溪灘一帶，新建房屋甚少，且多荒廢（上引書：二九四）。

新埔鎮境內並無縱貫鐵路，縱貫公路，高速公路等幹線經過。其對外交通以新埔為中心，以通往關西、楊梅、芎林、竹北之各線為最重要，有新竹客運之班車。鎮內水田不多，米穀產量供不應求。北半部之店子湖臺地（即湖口臺地南側）及南半部之犁頭山臺地為柑桔、茶葉分布地。新埔為本省二大柑產地之一，茶葉產量居新竹縣第三位，次於橫山、關西二鄉鎮（洪敏麟一九八三：一三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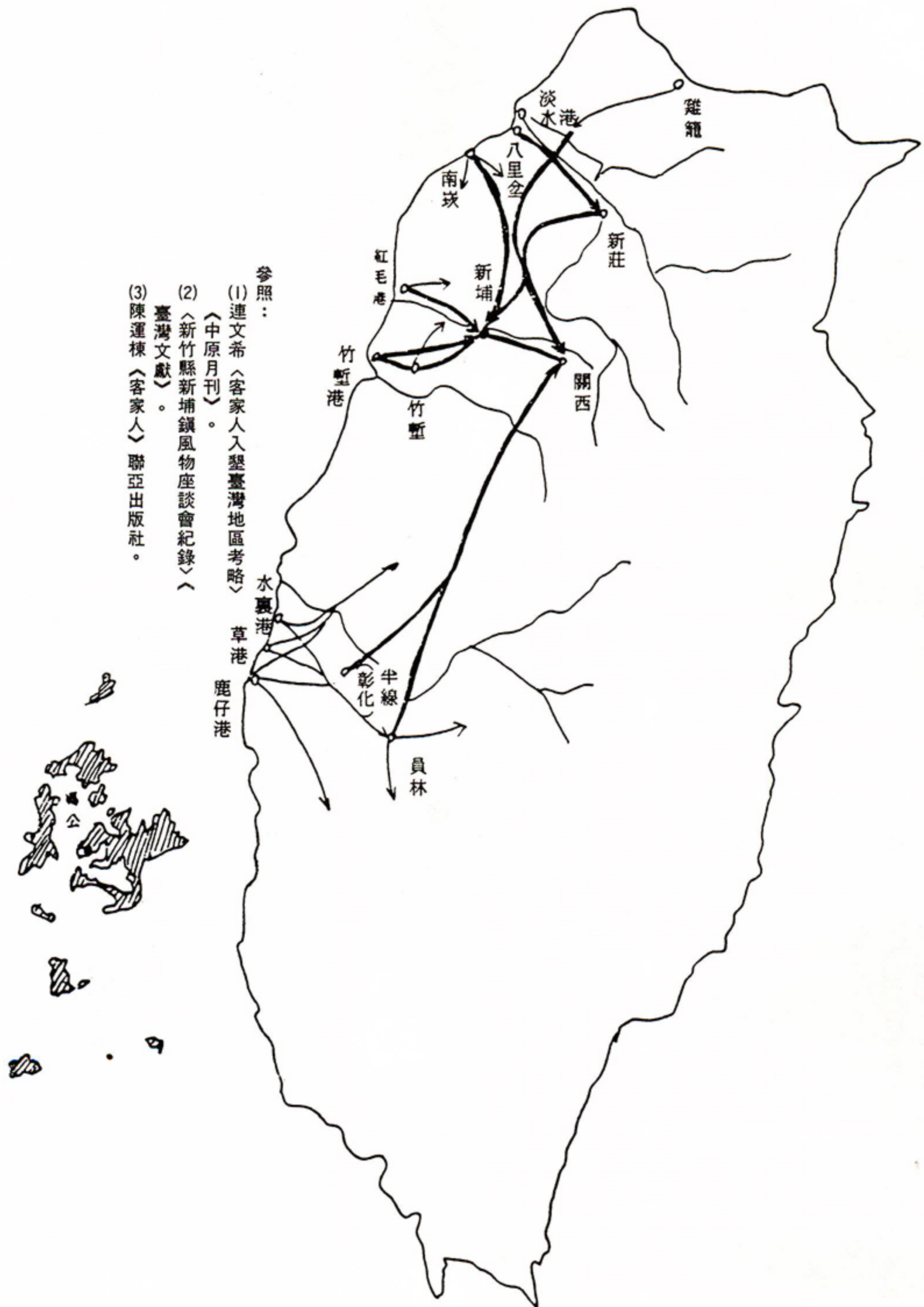
三、新埔鎮的開發沿革

新埔一帶昔稱「吧哩囑」地方，屬道卡斯（Taokas）平埔族竹塹社領域。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由移住新社之竹塹社原住民開始入墾此地。至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粵之陸豐人二十戶六十人由竹塹入墾枋寮庄（伊能，一九〇九：五四）。越三年，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再由嘉應州鎮平人十餘戶三十人，與原住民約，移住此地始形成小市集（上引書：五五）。至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竹塹社土目衛什班，招集漢佃續墾，墾務乃擴及全域（新竹縣文獻會：六；新竹廳志一九〇七：一五二）。

新埔地名由來於在吧哩囑原野上的新拓墾地。按往昔此

一帶荒埔統稱為「吧哩囑」，係出自土著語之譯音，其原意不詳。洪敏麟認為「地名由來於在吧哩囑荒埔新墾成之埔地」；並說明新埔地方之移民，多數從紅毛港、舊港、香山港登陸，墾殖從鳳山溪下游逐漸溯溪而東入，故從已墾成之近海埔地而言，稱之為新著手開墾之埔地，因以名。而直指「新埔庄史」所載：「開發之初，有些人在此放牧牛羊，原野之上草吃完之翌晨，又見新芽，使人驚奇，於是稱此原野為新埔」之說為「似出自臆測」（洪敏麟一九八三：一三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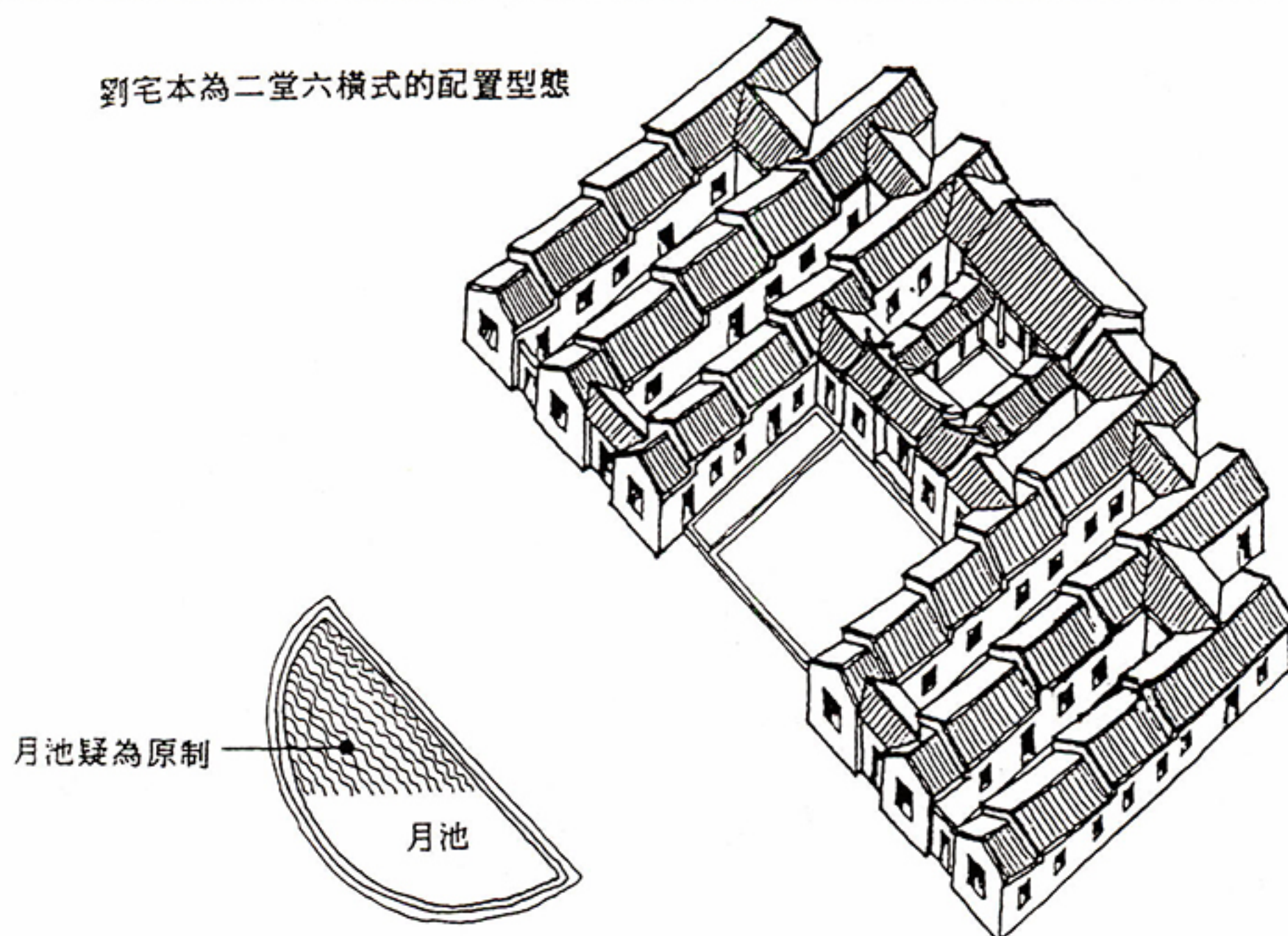
這一塊吧哩囑原野的墾闢，從來一直被認為是以乾隆初葉，竹塹社道卡斯（Taokas）平埔族人的遷入為其嚆矢。然而從族譜資料顯示出，客家移民早已在雍正年間來此墾闢。雍正年間入墾者有：惠州府陸豐縣徐玉生，劉延章、莊韜文、潮州府饒平縣劉延轉、劉延白、劉延楹以及嘉應州鎮平縣巫阿政、賴開台、賴永傑、賴用慶等人。至乾隆初葉有：嘉應州長樂縣人劉奇生之後裔從竹塹來墾；潮州府豐順縣人呂子成、呂開武、呂玉傳；饒平縣人劉石進（亦即劉家祠創建人之一劉潮源之先祖），劉光祖（即劉家祠創建人之一劉世和之高祖）等之入墾。至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始有竹塹社土目衛阿貴率族「番」溯鳳山溪，開墾於今田新里一帶。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有竹塹社「番」之一部，由衛開業，錢子白率領，從新社入墾於枋寮地方。此其間漢人之來墾者續增，有陸豐縣人彭上波、彭烈瑞，豐順縣人馮仕雲，饒平縣人戴煌傳、戴瑞燦、羅斯院等人。從余文儀的「續修臺灣府志」中，已載有枋寮莊之地名，可見其成莊當在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以前。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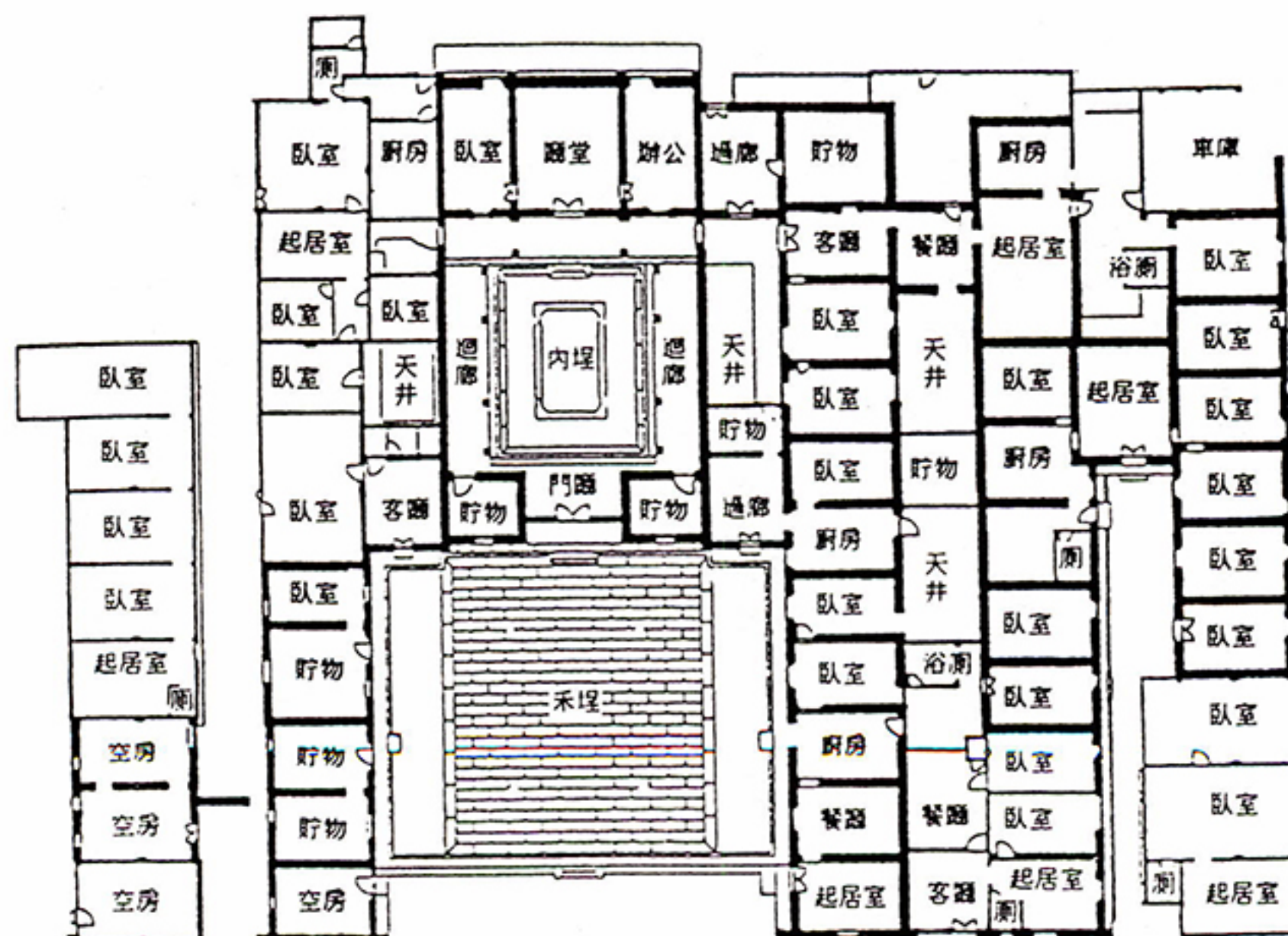
新埔客家入墾路線圖

— 第三級古蹟新埔鎮上枋寮劉氏雙堂屋之歷史研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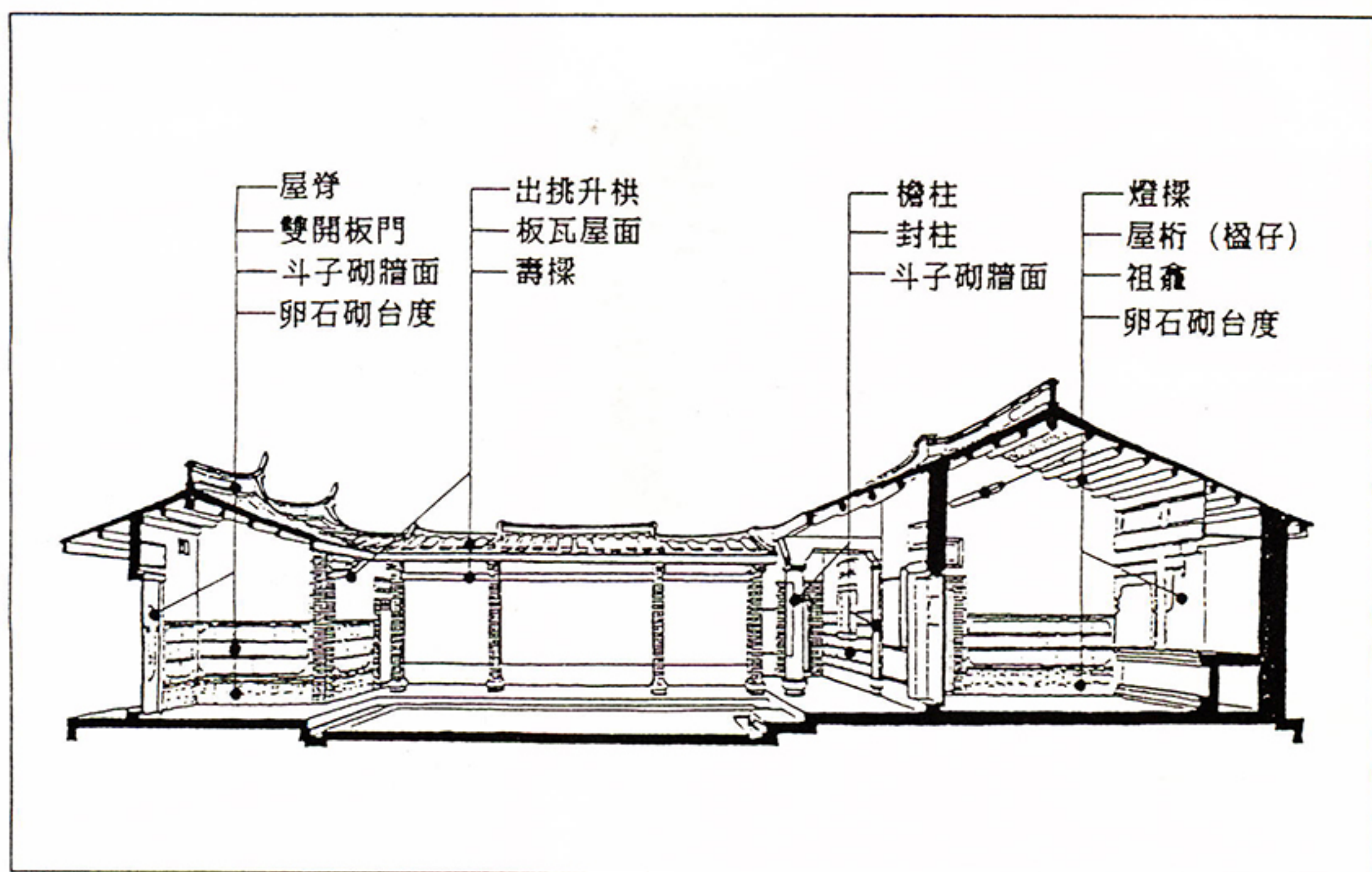
劉宅本為二堂六橫式的配置型態



新埔劉宅假想復原透視圖



新埔劉宅現況機能分配圖（現況為非對稱式的平面格局）



雙堂屋縱向剖面透視圖

有業戶陳石生等四十三人，於四座屋（今四座里）引霄裡溪水，開闢枋寮圳，灌溉三角埔、窩口、枋寮一帶之水田約三百餘甲。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二），陸豐縣人大墾戶彭開耀進墾六甲山之野（即上、下枋寮），同年大埔縣人劉承豪入墾枋寮地方。嗣因原住民的騷擾幾無寧日，再遷往九芎林下山之五座屋。迨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有陸豐縣籍移民二十戶約六十人與竹塹社原住民訂約，入墾於枋寮；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更有鎮平人十餘戶三〇人來墾於新埔，並與原住民雜居。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業戶簡金連等人築成土地公埔圳，灌溉今犁頭里一帶之水田一百餘甲。翌五十一年（一七八六），竹塹社土目衛什班招佃十人拓墾田新里一帶荒埔。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竹塹社通事錢文招漢佃謝福章墾於枋寮大窩肚一帶（上引書：一三八—一三九）。嘉慶三年（一七九八），竹塹社土目錢甫崙佳，錢永選佳給出大茅埔、小茅埔之地予以粵人開墾；同四年（一七九九），衛壽宗又給出照鏡之地給粵人；同五年（一八〇〇），竹塹社土目廖合歡加禮給出汶水，石門之地，獨打鐵坑、黃梨園、鹿鳴坑、大北坑等地給其族屬五、六十口與漢佃雜住；新埔方面則自嘉慶元年（一七九六年）至二十四年（一八一九）間，該社原住民錢什班將旱坑仔、上下樟樹林之地交付粵人承墾；該社原住民衛福星承墾五份埔、石坑仔、六股、水汴頭，亦交付粵佃；該社原住民錢旺富招粵佃承墾四座屋；該社原住民衛壽宗承墾打鐵坑、新打鐵坑，亦交付粵佃；該社原住民土目衛里安老榮、衛里哮咀、錢阿文、廖可里等亦承墾內立，石頭坑之地，招粵佃而交付之；該社原住民錢阿斗承墾黎頭山之地，亦交付粵佃，該社原住

民錢阿義承墾土地公埔，錢一均承墾大平窩，亦均交付粵佃。由此新埔一帶之竹塹社原住民概為業主而擁有大租戶之各項權利；外觀上雖頗為盛壯，然而實則實權實利業已逐漸轉移至漢人手中（新竹廳志一九〇七：一五四）。

因新埔適當霄裡溪、馬武督溪二大溪谷會合成鳳山溪之交通要地，成為漢人與原住民交易市場，未幾發展成為街肆。至嘉慶年間以後，由於盛產蔗糖、樟腦及茶三項經濟作物，而其出口又大多經由大料坎（今大溪）、艋舺（今萬華）、滬尾（今淡水）；因而新埔成為此三大經濟作物之集散地，其商況鼎盛，幾可與竹塹城並稱。當時街內有營和號、金和號、振利號、雲錦號、錦和號、慶和號、劉爐養之天德號，胡成曾之永興號，郭大有之錦勝號，戴朝楨之義勝號，羅際清之和錦昌號，羅清之協和號，范嘉鴻之廣生號，曾清瀾之捷勝號，藍家之行行號，蘇家之義利號等大舖戶，儼然為入山一大街鎮（陳運棟一九八七：一四）；後來以淡水河淤塞，不利航運，新埔市況遂漸衰落。

淡水廳治時代，竹塹城北東北廂十六莊中之枋寮莊、新埔莊、大茅埔莊、五分埔莊、六股莊皆屬於今新埔鎮之轄區內，東接內山則屬原住民的生活境界。光緒元年（一八七五），淡水廳分為淡水、新竹兩縣，是新竹設縣之始，新埔為新竹縣下竹北二堡九庄之一。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臺灣建省、新竹仍設縣，竹北二堡分為上下二堡，竹北上二堡即新埔堡。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上下二堡又合稱竹北堡。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臺灣割讓給日本，全省分三縣，新竹隸屬臺北縣而為縣下十二支廳之一。二十七年（一九〇一），新竹地方成立新竹廳，新埔為其中之一支廳，

轄有新埔、大湖口、紅毛港等地區、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新埔庄之地位升格為新埔街，領有十八大字地方。臺灣光復後，將日據時期的新竹州除新竹市外改為大新竹縣；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〇），又分為桃園、新竹、苗栗三縣，新埔是新竹縣轄下三鎮之一；轄有新埔、新生、新民、四座、五埔、田新、旱坑、上寮、下寮、南平、北平、犁頭、寶石、內立、雲南、大坪、照門、清水、巨埔、鹿鳴、新北等二十一里（新竹縣文獻會一九五三：六一—八）。

四、枋寮庄的拓墾

清代枋寮庄，今屬新竹縣新埔鎮上寮、下寮二里。在新埔街西北方約三·二公里處，在鳳山溪北岸河谷平原上，地當店仔湖台地的山麓聚落，海拔約二〇至四〇公尺間。地名由來於往昔在此有木匠築寮鋸製木料，因以得名。昔「枋」與「板」分別使用，「枋」專指製器具或築屋壁、窗、門之材料；「板」僅用於棺材。枋寮分上下枋寮，通常下枋寮即指枋寮。上枋寮在枋寮之東方，介乎新埔街區與枋寮之間。乾隆十四年己巳歲（一七四九）道卡斯平埔族竹塹社之一部，由衛開業、錢子白率領，從新社進墾於枋寮地方（盛清沂一九八〇：一七〇）。乾隆十四年之後，漢人之來墾者陸續增加，計有惠州府陸豐縣人彭上波、彭烈瑞，潮州府豐順縣人馮仕雲、饒平縣人戴煌傳、戴瑞燦、羅斯院等。從續修臺灣府志中，已載有枋寮庄之地名（洪敏麟一九八三：一四三），可知其成莊當在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以前。至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有業戶陳石生等四十三人，於四座

屋引霄裡溪水開闢枋寮圳，灌溉三角埔、窩口、枋寮一帶之水田約三百餘甲（新竹文獻會通訊第九號一九五三：九）。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二），惠州府陸豐縣人大墾戶彭開耀進墾六甲山之野（即上、下枋寮），潮州府大埔縣人劉承豪入墾枋寮地方，然因原住民之不斷侵擾，未幾遷移至九芎林五座屋。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惠州府陸豐縣籍移民二十戶約六十人，與竹塹社平埔族人訂約，入墾於枋寮（盛清沂一九八〇：一七一）。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竹塹社通事錢文招漢佃謝福章墾拓於枋寮大窩肚一帶（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一九八一：三八三—四）。

雙堂屋劉氏，則於乾隆二十年乙亥歲（一七五五），由其十一世祖妣詹氏，攜其三子延轉、延白、延楹由原鄉潮州府饒平縣楊康鄉渡海來臺。先暫居鹽水港，由延轉妻林氏奉侍詹氏，三兄弟則轉往各地開墾。十二世劉延轉字學悟，於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來墾枋寮，為雙堂屋開基祖。此後漢人來墾日多，住屋沿台地山麓，東西毗連，乃有上下枋寮之別，今居民上枋寮以劉氏、魏氏、呂氏、戴氏為主，下枋寮則以林氏、魏氏、余氏、陳氏為主；而以劉氏為大族。上下枋寮則以燒炭窩溪為界，東為上枋寮，西為下枋寮。此一燒炭窩溪原係向東流，在一次大颱風後，改向南流進入鳳山溪，附近則形成塘堰，塘堰之西為土牛溝。由此可知，此一地區為清代之平埔族保留區。這些道卡斯族原住民歷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多已漢化，並由臺灣知府賜「錢、廖、衛、金、黎、三、潘」七姓，剃髮蓄辮，穿戴一如漢人之用冠履。並習得簡單的農耕技術從事墾殖。而漢人在乾隆中葉以後大量移入本地，其中尤以粵人居多。他們或與原住民雜

居，或接受其招墾，在漢番通力合作之下，本地區的開發遂迅速的展開來。

枋寮開發至嘉慶年間，平地已大部開墾殆盡，而人口卻不斷的快速成長，向山區進墾乃成為必然的趨勢。此時茶與柑橘之引進並栽植成功，不僅舒解了人口成長，耕地缺乏所造成的壓力，更延續了枋寮地區的繁榮。義民廟的建造於枋寮，亦為此後枋寮發展的契機。

五、劉氏的分布及源流

劉氏目前為臺灣區第八大姓。依據民國六十七年（一九七八）的調查，其姓氏人口占調查人口數百分比為三·二%；民國四十三年（一九五四）以前的調查則列名第九，其百分比為二·九%（楊緒賢一九八〇：一六）。其分佈概況依人口多少為序則為：臺北市六九、一九二人，臺北縣五六、六六五人，高雄縣四二、〇二九人，臺中縣四一、一七九人，桃園縣三五、五五一人，彰化縣三三、九三五人，高雄市二九、九〇五人，苗栗縣二九、一五七人，新竹縣二八、五四〇人；為第八名，人口數占臺灣區全部劉氏人口數五四七、九三四人的五·二%（劉氏大宗譜一九八六：文六三）。

另外，據潘英依據陳紹馨、傅瑞德合編的「臺灣人口之姓氏分布」一書所編的「同宗同鄉關係與臺灣人口之祖籍及姓氏分布的研究」所載有關劉氏的統計數據如下；因該項資料是依據民國四十五年（一九五六）九月十六日臺灣省人口普查口卡資料，採用系統隨機取樣方式，抽取其中百分之二十五的口卡作為樣本來處理，所以以下所列的人數係指取樣

人數，必須視其百分比始具意義。

臺灣區劉氏共七三、一〇五人，佔全區二、三一六、四〇一人之三、二%，祖籍福建之劉氏共三九、九四〇人，佔祖籍福建總人數一、七二五、七八〇人之二、三%，佔全區劉氏總人數七三、一〇五人之五四、六%。祖籍廣東之劉氏共二一、八三九人，佔全區劉氏總人數七三、一〇五人之二九、九%，佔祖籍廣東總人數三〇五、六四八人之七、二%。

新竹縣劉氏共五、〇六四人，佔全區劉氏總人數七三、一〇五人之六、九%，佔新竹縣總人數一〇二、五四六人之四、九%，其中包括祖籍福建者四九四人，佔九、七五%；祖籍廣東者四、〇四一人，佔七九、八〇%；其他二人，佔〇、〇三%；山胞七九人，佔一、五六%；外省籍四四八人，佔八、八四%（潘英一九八七：一七；一三九）。

新埔鎮劉氏共七九九人，佔新竹縣劉氏五、〇六四人之七、七八%，佔全區劉氏總人數七三、一〇五人之一、〇九%，佔新竹縣總人數一〇二、五四六人之〇、七八%，佔新埔鎮總人數八、三〇三人之九、六二%；其中包括祖籍福建者一〇人，佔一、二五%，祖籍廣東者七八七人，佔九八、五〇%，外省籍二人，佔〇、二五%（陳、傅一九六八：三八五）。

劉氏源流系統，據其族籍載：「帝堯陶唐氏姓伊祈名放勳，妣散宜氏。……生九男二女，長男監明公，妣風，巫氏，公本欲立為太子，因早死不得立，是故以子永河公受帝封於劉，故劉姓之起源，從此始矣。初居山西平陽縣，姓氏默無聞，及傳至十八代累公，為夏御龍侯，始發揚劉氏之姓，及至漢高祖除秦滅楚，建帝業於徐州彭城，都咸陽。後分

三派：孝武帝諱徹，出為藜閣郡派；長沙定王諱發，出為豐沛郡派；中山靖王諱勝，出為彭城郡派。」「自上自監明公起，至夏累公十八世，事夏孔甲為相，善能養龍，封御龍氏；史記詳明昭然若揭。由累公至周宣王四十三年（西元前七八五）叔濕奔晉，頃王四年（西元前一五一五）士會公由秦還晉，秦人歸之孥其處者為劉氏，由秦徙沛，歷春秋戰國，至漢邦公，傳曾孫勝公，封中山靖王，出郡彭城，至蜀漢備公，足徵爵位之有淵源。爰自備公中子永公東遷洛陽，閱兩晉、宋、齊、梁、陳、隋，而至唐季祥公，猶存一脈之真傳，又自祥公歷五代而至宋季開七公，生廣傳公，相沿至一百三十八代。……開七公官潮州都統府，廣傳公由進士宰於江西瑞金縣，生十四子，八十四孫，分布半天下，處處有之。」（劉氏大宗譜一九八六：文二一—一四）。一般談劉氏姓源的除了這一源流之外，尚有下列四源：（一）出自姬姓：姓氏考略，崇正同人系譜載：周成王封王季之子於劉邑，（在今河南偃師縣西南），因以為氏。（二）婁氏改姓：漢書載：婁敬有功於漢，賜姓劉。（三）項氏改姓：漢書載：項伯歸附漢朝，高祖賜姓劉氏。（四）匈奴改姓：通志氏族略載：漢高祖以宗女下嫁匈奴冒頓單于，其俗貴者皆從母姓為劉氏；東郡、河南、雕陰三族皆是。

由此看來，劉氏家族的組成情形，相當複雜；不過，長久以來，一般的劉姓家族都以「卯金之裔」自居，認為自己是帝堯陶唐氏之後，跟大漢皇朝的宗室有著血緣關係。正由於這個備極光耀的姓氏曾經出過皇帝，又「大封同姓，以鎮天下」的緣故，劉氏家族的確是早就遍布長江以北各地，光是他們的郡望就有彭城、沛國、弘農、河間、中山、梁郡

、頓丘、南陽、東平、高密、竟陵、長沙、河南等十三個之多；以彭城爲最著名。關於過去劉氏家族的播遷情形，李濟在「中華民族的形成」一書上：「初期之劉氏，發見於陝西、甘肅、至西曆紀前三百年（即周赧王時）始向河南、江蘇南西方移動；嗣由江蘇一族創立漢朝，其裔再向中國各地播遷。七至九世紀（即隋、唐時）間，劉氏之中心有七處；至十六世紀（明代）已增至二十五處；足見劉氏擴遷之速。」（李濟一九四三：二四〇）。

綜據劉氏諸譜所載：劉氏之先，自五胡亂華之後，蜀漢先主劉備次子劉永之後，始遷江南。至唐末僖宗乾符二年（八七五），黃巢亂起，時有翰林學士觀察使劉天錫棄官奉父劉祥，避居福建汀州府寧化縣之石壁洞，號爲東派。劉祥之兄劉韜任建州（今福建省建甌縣）長官，子孫定居於此，遂爲入閩始祖之一，譜稱西派。東派總認爲是客屬劉氏之源流，奉劉祥爲始遷寧化之祖；由於枝葉繁衍，蔚爲汀閩望族。迨宋寧宗嘉定間（一二〇八—一二二四），河南宣撫使劉龍之第七子劉開七任潮州都統制，子孫遂家於興寧。子劉廣傳，宋端平乙未進士，任江西贛州府瑞金縣令，生子十四（即巨源、巨淙、巨洲、巨淵、巨海、巨浪、巨波、巨漣、巨江、巨淮、巨河、巨漢、巨浩、巨深）遷居各地；號稱東江十四大房，明、清二代，劉氏族人渡海來臺的，也以劉開七，劉廣傳這一派爲最多。枋寮雙堂屋的劉氏族人就是此十四大房中的第四大房劉巨淵的後裔。

六、雙堂屋劉氏的世系

劉氏的世系源流脈絡分明，得姓始祖是距今四千兩百多年前帝堯的長子監明。其後，建立大漢皇朝的劉邦是監明的七十五世孫；蜀漢的劉備是監明第九十五世孫；雙堂屋的來臺祖劉瑞閣是監明的第一五七世孫；枋寮開基祖劉延轉是監明第一五八世孫；而目前擔任劉學悟公祭祀公業管理人的劉天楨是監明的第一六五世孫。其間的傳世情形可以一代一代銜接起來，毫無疏漏或中斷。監明的始封之地，根據「通志氏族略」一書的考證，是在定州唐縣，也就是現在的河北省唐縣。此地可以說是劉氏家族的根源所在。監明是帝堯的長子，從他的身上再往上推溯，則他是黃帝軒轅氏的第六世裔孫，其間的世系爲：一世黃帝。二世少昊。三世顓頊。四世帝嚳。五世帝堯。六世監明。

從得姓始祖監明到夏朝初葉光揚劉氏家聲的劉累，世系則是這樣的：一世監明。二世永河。三世濟樂。四世歲紀。五世正坤。六世長歷。七世德堯。八世仁宏。九世廷光。十世爵南。十一世行矩。十二世復旺。十三世茂清。十四世孔陽。十五世日永。十六世得榮。十七世聚義。十八世劉累。這位劉累是三千八百五十多年前夏后孔甲時的人物，由於具有降服龍的本事，受到孔甲的重用，被封爲御龍氏，使得劉氏自此嶄露頭角。這時候，劉累已經播遷到了河南地區，住在魯山縣。

劉累的兒子很多，共有九個，後來漢朝皇帝的一脈是傳自其第八子昌益。自昌益以後，二十世爲信盛。二十一世詠。二十二世相承。二十三世全福。二十四世美勳。二十五世釗勝。二十六世炳寬。二十七世文盛。二十八世錦遙。二十九世陞吉。三十世瑞明。三十一世先柱。三十二世源傳。三

十三世維琮。三十四世新興。三十五世建昭。三十六世寶招。三十七世晨祿。三十八世任玉。三十九世添楨。四十世樹鴻。四十一世登貴。四十二世俊通。四十三世彥武。四十四世標林。四十五世德朋。四十六世朝良。四十七世廷聲。四十八世元振。四十九世勝海。五十世試集。五十一世長遠。五十二世華封。五十三世祿源。五十四世星亮。五十五世拱炤。五十六世報聯。以上五十六代的劉氏先人，去世之後都是長眠於江蘇豐、沛兩縣，這個地屬於秦漢實施郡縣制度以後，就在彭城郡的領域之內。由此可見，「祁姓之劉」與彭城關係的深厚，也就可以了解他們之所以要以「彭城」作為家族共同標記的緣由。

劉氏傳到了第五十七世致祿的時候，原本以劉為氏的這一支帝堯後裔開始有一部分分姓了士和杜。致祿就是「史記封禪書」上的那位杜伯，他是周宣王時的大夫，被封於杜（今陝西省長安縣東南）是一位伯爵。後來，他無罪被殺。根據「通志氏族略」等古籍的記載，這位杜伯冤死以後，他的族人紛紛走避他國，其中他長子隰叔跑到晉國，由於做了士師的官，所以就改姓士氏，傳了好幾代才又復姓為劉。隰叔只有一位弟弟叫做溫叔，這時候溫叔的兒子杜洩便跑到魯國去，並且「以國為氏」而改姓為杜。建立漢朝的一支劉氏，是傳自奔晉後改姓為士的隰叔。五十八世隰叔。五十九世士雲。六十世士洪。六十一世士蔦。六十二世士穀。傳到了六十三世士會和六十四世士燮之時，這個家族又分支出了另外一個姓氏——范姓。所以士會又被稱為范武子，其子士燮則被稱為范文子，是此後我國范姓家族所共奉的始祖。

自劉而士，自士而范的過程完全是由於食邑的關係。至

於自士而恢復為劉，則是因為在周頃王丙午四年（紀元前一五一五），秦伐晉勝，使晉大夫士會歸晉，秦伯歸其妻孥，而子孫留秦者為劉氏。范文子士燮就是留在秦國的一支，他有四個兒子，漢朝皇室是傳自二房，其世系為六十五世貴。六十六世得。六十七世的璋秀。移居江寧。六十八世金盛。六十九世榜炤。七十世顯科。七十一世思瀧。七十二世的思盛。又由江寧移居徐州沛縣的豐鄉。七十三世榮，後來被尊為漢高皇祖，七十四世的熋就是漢高祖劉邦的父親。七十五世的劉邦總共生了八個兒子，可是由於呂后的弄權，七十六世除了呂后的親生兒子漢惠帝劉盈，以及其繼立為文帝的劉恆外，其餘的每一個幾乎都不得善終。因此，此後出身於大漢皇室的劉氏，十有八九都是系出漢文帝劉恆之後，雙堂屋的劉氏也不例外，其世系為：七十七世漢景帝劉啓。七十八世中山靖王劉勝。七十九世陸城亭侯劉貞。八十世沛侯劉昂。八十一世漳侯劉祿。八十二世沂水侯劉卬。八十三世欽陽侯劉英。八十四世安周侯劉建。八十五世廣陵侯劉哀。八十六世膠水侯劉憲。八十七世邑侯劉舒。八十八世祁陽侯劉誼。八十九世原澤侯劉必。九十世潁川侯劉達。九十世豐靈侯劉不疑。九十二世濟川侯劉惠。九十三世劉雄。九十四世劉弘。九十五世蜀漢昭烈帝劉備。九十六世甘陵王劉永。九十七世劉晨。九十八世劉乾清。九十九世劉文虎。一〇〇世劉麟。一〇一世劉振河。一〇二世劉雅。一〇三世劉瑾陞。一〇四世劉淳震。一〇五世劉坤仁。一〇六世劉丹。一〇七世劉昞。一〇八世劉珍儁。一〇九世劉於政。一一〇世劉虬。一一一世劉之遴。一一二世劉楨。一一三世劉子翼。一一四世劉可壽。一一五世劉尚文。一一六世劉學易。一一七世劉

洪。一一八世劉曙道。一一九世劉遜。一二〇世劉賄。一二一世劉顯齋，原居金陵，因王仙芝及黃巢作亂徙居京兆。後值五季之亂不受梁命而隱。生三子：長翱、次翔、三翽。劉翱於後唐清泰元年（九三四年）任建州令（今福建省建甌縣），子孫定居於此，遂為入閩始祖，譜稱西派。劉翔則由其子翰林學士視察使劉天錫，於後晉開運元年（九六八年）棄官後奉養避居於福建汀州府寧化縣之石壁洞，乃奉劉翔為始遷寧化之祖，譜稱東派。此一派一般認為是客屬劉氏之源流，由於枝葉繁衍，蔚為汀閩望族。

東派始祖為一二二世劉翔，亦作劉祥，據譜載，享壽八十二歲，娶張氏生天錫、天明、天瑞、天誠等四子；夫婦合葬寧化縣石壁洞葛藤凹，八仙下棋形。一二三世劉天錫，唐懿宗（八六〇—八七三）時登翰林學士，官至觀察使罷歸，後值黃巢之亂奉父避居石壁洞，娶李氏生一子沐。壽九十八歲而終，世號百歲翁；夫婦合葬寧化縣黃竹瀝，鳳形坐東向西。一二四世劉沐。一二五世劉龍圖為後周翰林學士。一二六世劉任，於宋開寶間（九六八—九七五）任河南轉運使。一二七世劉若還。一二八世劉參常，宋太宗太平興國癸未八年（九八三）官河南懷慶府事。二二九世劉德洪，宋真宗間（九九八—一〇二二）授大司馬。一三〇世劉月清，官江南制置使，清明廉潔。一三一世劉梅。一三二世劉富山。一三三世劉春田，宋欽宗間（一一二六—一一二七）官朝散大夫。一三四世劉宗臣，宋高宗間（一一二七—一一六二）官拜虔州判官，賜紫金光祿大夫。一三五世劉貴盛，官浙江金華府尹。一三六世劉龍，生於宋孝宗淳熙三年（一一七六）十月初三日卯時，卒於宋理宗景定二年（一二六一）辰時，享壽八十六歲。

。歷官湖廣承宣使，陞河南宣撫使。一三七世劉開七，由石壁洞遷居寧化縣城內。為潮、循、梅肇基始祖，裔孫蕃衍，分居各省。宋寧宗嘉定間（一二〇八—一二二四）官授潮州都統制（如清代總兵），率兵往興寧岡背剿匪，卒於營，即葬興寧岡背高車頭，行山象形，巽山乾向。一三八世劉廣傳，名并，號清叔，登宋理宗端平二年（一二三五）吳叔吉榜進士，歷官會昌尉，大廈令，辰州判官，江西贛州府瑞金縣令，後以平洞寇功，改京秩，終奉議郎。娶馬、楊二氏，生有：巨源、巨淥、巨洲、巨淵、巨海、巨浪、巨波、巨漣、巨江、巨淮、巨河、巨漢、巨浩、巨深等十四子，遷居各地，號稱東江十四大房。並作有「駿馬騎行各出疆，任從隨地之綱常。年深外境猶吾境，日久他鄉即故鄉。早晚勿忘親命語，晨昏須顧祖爐香。蒼天佑我卯金氏，二七男兒共熾昌。」律詩一首以為十四子之符節。雙堂屋劉氏，就是此十四大房中等第四大房劉巨淵的裔孫。

此一世系是由一三九世劉巨淵開始，他官做到浙江寧波制置副使（即同清代副將），致仕後回寧化縣城舊居，因世亂遷居上杭苦竹村，再遷避海陽豐政都（清乾隆三年以後屬豐順縣）。四一〇世劉清字志通，號希信，隨父回住汀州府寧化縣城，因宋季之亂，遷居上杭苦竹村，隨父避居海陽清遠都（即今大埔松柏坑）。一四一世劉宗貴（亦作宗貴），在宋代侍父由上杭避亂於大埔清遠都松柏坑，因宋元之交世亂，子孫分投避亂散居，祖墳久缺拜掃以致湮失。一般都以公為饒平、大埔、潮安、揭陽、潮陽五縣開基祖。一四二世劉文和，諡承信，娶沈氏生珪（四七郎）、瑤（四八郎）、珮（四九郎）瑄（五十郎）等四子。原居福建省上杭縣今歸

永定縣大路鄉苦竹村，自宋以來兄弟思欲出谷喬遷，擇居仁里。然數十年間，往來未有定處。時因宋季天下混亂，民無樂土，兄弟四人各移徙分居隨處立業。長琚遷居漳州府漳浦縣（今屬詔安縣官陂坪林婆城三都）。次瑤，謚朝請，移徙廣東省潮州府海陽縣（今屬饒平縣）絃歌都中饒新安寨石井鄉居住。為新埔劉家祠所屬主要各系之先祖。三珮、謚朝奉，移徙饒平與瑤公同住，為雙堂屋劉氏之直系先祖。四琯，移徙廣東省潮州府海陽縣（今屬饒平縣）絃歌都中饒楊康鄉松樹脚居住。

一四三世劉珮、謚朝奉，娶黃氏生一子建陽。一四四世劉建陽，生於宋理宗淳祐九年己酉歲正月二十八日子時。生平有為，入貲拜官，授職登仕郎，蒞任潁州通判。於元仁宗延祐七年庚申歲七月十五日未時，卒於官署，享壽七十二歲。娶沈氏，為解元之女，乃卜宅居於東廂溪口鄉，為溪口始祖，夫婦同葬於饒平信寧都烏溪社錢塘徑口嶺子山，碑曰：「宋始祖考通判建陽劉公妣孺人淑烈沈氏之墓」。一四五世劉小宣教。一四六世劉銘溪。一四七世劉熊，子信卿、號有熊，為楊康始祖。生於元順帝至正四年甲申歲七月初十日酉時，卒於明正統七年壬戌歲十月二十八日寅時，享壽九十九歲。

雙堂屋劉氏之世系昭穆，奉劉信卿為開基始祖。劉信卿娶林氏，生宗教，宗教、宗智、宗積、宗仁、宗普、宗凱等六子。二世劉宗凱。三世劉友嘉。四世劉汝盛。五世劉文祿、六世劉廷鉞。七世劉應疇，八世劉良泰。九世劉維容，為邑庠生。十世劉兆昂，字東暘，謚慧敏。娶詹氏生四子：長瑞柔、次瑞閣、三瑞巖、四瑞然。十一世劉瑞閣、娶詹氏生二子：

長延轉、三延白。又娶潘氏，生二子：次延輪、四延楹。乾隆二十年乙亥歲（一七五五，民元前一五七年），詹氏攜延轉、延白、延楹三兄弟，由廣東省饒平縣楊康鄉渡海來臺。暫居淡水廳鹽水港（今新竹市香山區內湖里），由延轉妻林氏奉侍詹氏。三兄弟則轉往各地開墾。十二世劉延轉，字學悟，為雙堂屋開基祖，娶林氏生三子：長華高、未娶而卒，以胞弟鍾秀次子耀里為嗣，次鍾秀，三名龍。十三世劉華高、鍾秀、名龍三大房裔孫組成劉學悟公祭祀公業。十四世長房為劉耀里、二房為劉耀宗、耀慶、耀奇、耀文、耀武等五房；三房為劉萬長、萬恭、萬敬等三房。十五世長房有劉世維、世壽、世吉等三房；二房有劉世芳、世雲、世志、世通、世達、世仁、世儀、世帝、世開、世科、世進、世仕、世祿、新德、新喜、世枝、世位、世元、世標、世添、世新等二十一房；三房有劉世旺、世城、世茂、世妹、世連、世海、世德、世河、世娘等九房。長房十五世三房傳下裔孫十六世有劉永應等十人。十七世有劉建泉等十八人；十八世有劉復昌等二十五人；十九世有劉昌房等五十六人；二十世有劉金土等九十八人；二十一世有劉正雄等一百二十一人；二十二世有劉學明等六十六人；二十三世劉開軍等九人。二房十五世二十一房傳下裔孫十六世有劉永善等四十人；十七世有劉建竣等八十七人；十八世有劉復木等一百五十四人；十九世有劉連捷等三百零七人；二十世有劉成義等三百九十人；二十一世有劉文興等一百七十五人；二十二世有劉學坦等三十五人。三房十五世九房傳下裔孫十六世有劉永發等十二人；十六世有劉石秋等十三人；十七世有劉天賜等十八人；十八世有劉昌盛等三十五人；十九世有劉純和等四十五人；二

十世有劉正彬等二十三人；二十一世有劉矩瑚等二人。

七、雙堂屋劉氏人物誌

(一) 劉瑞閣

劉瑞閣，又名朝立，為雙堂屋劉氏十一世祖，裔孫並奉為來臺開基祖。為其父劉兆昂（又名東陽）與母詹氏之次子，生於康熙二十四年乙丑歲（一六八五，民元前二二七年）七月二十日亥時，卒於乾隆十四年己巳歲（一七四九，民元前一六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子時，享壽六十五歲。娶兩房妻室：元配詹氏，生於康熙四十四年乙酉歲（一七〇五，民元前二〇七年）七月二十五日酉時，卒於乾隆五十一年丙午歲（一七八六，民元前一二六年）正月初四日戌時，享壽八十一歲。詹氏於雍正二年甲辰歲（一七二四，民元前一八八年）十九歲時與時年四十歲的劉瑞閣成親，生長子延轉及三子延白。又配潘氏，生於康熙六十年辛丑歲（一七二一，民元前一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子時，卒於乾隆十年乙丑歲（一七四五，民元前一六七七年）九月十二日巳時，得年二十五歲。潘氏於雍正十年壬子歲（一七三二，民元前一八〇年）十二歲時與年四十八歲的劉瑞閣成親，生次子延輪及四子延楹。

據延轉裔孫的口碑，劉瑞閣根本未來臺，是由詹氏於乾隆二十年乙亥歲（一七五五，民元前一五七年）攜延轉、延白、延楹三子渡海來臺，先暫定居於淡水廳鹽水港，詹氏由長媳林氏奉侍，三子則各自往各地謀生，但有人又認為：乾隆二十年來臺時係瑞閣公與妻室詹氏與潘氏攜子遠渡移居臺灣。（註）據劉天楨的研究則認為：「延轉、延白、延楹三

兄弟與詹媽及長房瑞柔媽等堂兄弟九人來臺，可能留延輪公守護家鄉楊康經營祖業，當時延輪公已二十二歲，並可能已婚。」

劉延轉派下裔孫為紀念劉瑞閣，於民國七十二年九月十四日動工，興建佔地八千五百零三平方公尺，結構新穎，規模宏大，景觀壯麗的派下員共同墓園，命名為瑞閣園。此一墓園可容納二千九百位祖先之金骸，目前由劉延轉及延白派下裔孫共用，已進金者共有八百多位。

註：據《彭城堂劉氏大宗譜》所載延楹公派十七世裔孫劉建全所寫的〈延楹公派天祿閣祖堂沿革〉上則云：「我十一世祖瑞閣公，於乾隆二十年間（西元一七五五年）與妻室詹氏和潘氏攜子遠渡移居臺灣，初在新竹鹽水港定居；至西元一七八一年（按即乾隆四十六年辛丑歲）參加漢人開墾行列。詹氏生延轉公及延白公，遷居新埔枋寮及關西坪林。潘氏生延輪及延楹公。延輪公回原鄉後其孫萬謨公來臺，延楹公則遷在桃園楊梅赤崎東流里安居，開墾立業。」

若由劉瑞閣的婚姻狀況來推測，劉瑞閣於雍正二年四十歲時才成親。在此之前很可能是「春時往耕、西成回籍」往來於大陸與臺灣，為原住民佃戶的農民。然而到了康熙五十年代末期以降，海禁漸嚴，閩粵移民已不能如先前那樣採取「春時往耕，西成回籍」的季節性移動方式。不得已才在原鄉停留下來，於雍正二年成親。成親之後又碰到雍正朝的積極在臺鼓勵開墾，才又攜家帶眷於雍正十年左右渡海來臺定居於竹塹社地的鹽水港。其第二房妻室潘氏很可能就是原住民，因為平埔族人大都早婚，潘氏與劉瑞閣成親時才十二歲。逮潘氏於乾隆十年去世後，乃攜與潘氏所生的長子劉延輪

返回大陸原鄉，而於乾隆十四年去世於原鄉；臺灣墾業則留給元配詹氏及延轉、延白、延楹三子。

(二) 劉延轉

劉延轉，字學悟，雙堂屋劉氏十二世祖，生於雍正三年乙巳歲（一七二五，民元前一八七年）十二月初十日辰時，時其父劉瑞閣四十一歲，母詹氏二十歲，為長子。卒於嘉慶五年庚申歲（一八〇〇，民元前一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未時，享壽七十六歲。

乾隆九年甲子歲，二十歲時與年十九歲之林氏結婚，生有華高、鍾秀、名龍三子。林氏生於雍正四年丙午歲（一七二六，民元前一八六年）六月初四日亥時，卒於嘉慶十六年辛未歲（一八一一年，民元前一〇一年）十月初三日子時，享壽八十六歲。

劉延轉兄弟的來臺墾闢，顯然與其父劉瑞閣的為熟番漢佃以及娶有番婦有關。劉瑞閣落脚的鹽水港，劉延轉墾拓的上枋寮，劉延白墾拓的關西坪林，劉延楹墾拓的楊梅東流里崩坡等地，都在土牛溝以東的所謂平埔族保留區；很可能是透過有姻親關係的原住民在穿針引線而得到墾地。像劉延轉兄弟一類的粵籍移民在原鄉大多過著純粹的農耕生活，來臺之後，為了發揮其既有的農耕技能，以遂其力農謀生之志，往往積極尋求並掌握土地資源，而謀求與原住民建立良好的關係，尤其是透過婚姻的管道，不失為獲取土地的良法。

若依據裔孫的說法，乾隆二十年乙亥歲（一七五五）瑞閣妻詹氏攜延轉、延白、延楹渡海來臺，定居時屬竹塹社地的鹽水港。時詹氏五十歲，延轉三十歲，林氏二十九歲。華高十歲，鍾秀七歲。延白、延楹出生年月日失載，惟推估也

已超過二十歲。乾隆四十六年辛丑歲（一七八一）定居上枋寮現雙堂屋時，詹氏正是逝世之年的七十六歲，惟一般推測以其原葬地在香山，可能是在其逝世後才遷徙到枋寮。延轉五十六歲，林氏五十五歲。華高則已去世二十一年之後；華高卒於乾隆二十五年庚辰歲（一七六〇）四月初八日，得年十六歲，就葬在鹽水港坐甲山庚向。鍾秀三十三歲，其兩房妻室徐氏二十八歲，潘氏三十七歲。其長子耀宗十三歲，次子耀里十歲，三子耀慶七歲，四子耀奇四歲，五子耀文二歲。延轉三子名龍二十四歲，其妻賴氏十九歲。由此年齡結構的家庭組織可知，由鹽水港，遷徙至上枋寮的主要推動者，似乎是劉鍾秀。

目前雙堂屋留有劉延轉及詹氏的畫像，懸掛在正廳上。在祖龕右側並留有裝盛衣物的竹籃一個，相傳認為是渡臺時使用的舊物。

(三) 劉鍾秀

劉鍾秀，字獻彩，生於乾隆十三年戊辰歲（一七四八，民元前一六四年）十一月初五日巳時，為劉延轉與詹氏之次子；時延轉二十四歲，詹氏二十三歲。上有長四歲之長兄華高，下有少六歲之三弟名龍。卒於道光二年壬午歲（一八二二，民元前九一年）八月十八日申時，享壽七十五歲，諡篤信。

元配徐氏，生於乾隆十八年癸酉歲（一七五三，民元前一五九年）三月二十六日申時，卒於乾隆五十五年庚戌（一七九〇，民元前一二二年）五月二十九日戌時，得年三十八歲，葬於活人窩榕樹門。乾隆三十三年戊子歲，年十六，嫁與時年二十一歲的劉鍾秀。短短十六年的婚姻生活共生下六

子女：乾隆三十四年己丑歲生長子耀宗；乾隆三十七年壬辰歲生次子耀里；乾隆四十年乙未歲生三子耀慶；乾隆四十三年戊戌歲生四子耀奇；乾隆四十五年庚子歲生五子耀文；乾隆四十七年壬寅歲生六子耀武。三女生年失載。

又配潘氏，生於乾隆九年甲子歲（一七四四，民元前一六八年）七月十四日卯時，卒於嘉慶二十五年庚辰歲（一八二〇，民元前九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子時，享壽七十七歲。潘氏年長鍾秀五歲，可能是原住民。與鍾秀的結合有兩種可能：一種是作為鍾秀的繼配，於乾隆五十六年辛亥歲，四十八歲時嫁與鍾秀。另一種可能是年輕時即與鍾秀結合，由於原住民是母系社會終使得鍾秀繼承了潘家的產業。其裔孫甚至認為目前上枋寮塘肚的雙堂屋屋地，就是潘家的祖居地。

據裔孫們的口碑，都認為雙堂屋劉氏的由鹽水港遷來上枋寮，固然是劉延轉起的頭，但是真正促成的該是劉鍾秀。

目前雙堂屋的基地輪廓呈不規則之橢圓形，東西向比南北向略長，面積約二甲。主體建築物位於基地中央偏西側，艮山兼丑，坐東北向西南。依傍平緩山勢興建。正前方有一由枋寮通往新埔街市的道路，形成彎如牛角的眠弓案，案外則鳳山溪繞抱，如同玉帶。這基地的舊地名「塘肚」，「枋寮路」外側形成明堂的叫「塘壩」。朝山為犁頭山及飛鳳山台地，層巒聳翠，十分秀麗。站在雙堂屋前進「鐵漢家聲」門前舉目向四周一望，四面秀麗的山峰，團團圍繞，環抱拱峙，含情脈脈，暖氣融融，吉氣郁郁。據裔孫稱：往昔燒炭窩溪與鳳山溪交會於前，如帶如環，美不勝收。他們也一致認為：如此良好的居住環境，若非原住民早已占為己有，

再透過婚姻管道傳承給他們祖先，以身為佃戶的他們祖先實很難取得。

在風水地理上，雙堂屋的基地屬山谷陽基，《地理人子須知》上說：「凡山谷陽基，欲其脫落平地，衛廣平夷，四面拱寬，無空缺凹陷。」「據溪據河為上，寬闊平垣，雖在山谷，亦如平洋為善。」如前所述塘肚的山水形勢，四方平整而山水環抱，正如《陽宅集成》上所指的「山地窩中最美，傍水發財發秀」之地。

在整體配置上，雙堂屋的基地形狀呈一東西稍長的橢圓形，主體建築則方正嚴謹位於中心。正符合《陽宅集成》上所指的：「內正外圓天地體，人財昌盛永遠昌。」這也正是中國人天圓地方形式信仰的觀念。漢寶德解釋這種信仰觀念時說：「圓代表圓滑，代表對外在環境一種巧妙的適應；表示圓滿，代表和諧的關係。方是方正，代表內在的行為標準是剛直的。」這種天地的觀念，也成為人們行為規範的象徵。《地理指蒙》上說：「外勢欲圓，內形欲方；外圓則無不顧，內方則無不正。」正點出了這種理念。這種橢圓地形，在塑造環抱圍護、藏風聚氣的格局上頗有助益。雙堂屋依傍平緩山勢興建，除了可獲得較好的視野景觀之外，面對前方宅邸山凹之出入交通動線通道，可收到較高的視界的防禦功能，尤其宅後山排栽植密布的林木與刺竹，除當時具有防禦功能之外，還有其風水上以草木為毛髮而有護宅的功能。而傳統上竹乃高風亮節的象徵，更是一般宅舍四周不可多得的植栽；地理師常說的「蒼蒼翠竹遶身旁，堪羨其家好畫堂。」《陽宅集成》上所說的「四邊竹木宜堪栽，四季青青福自來；屋宇遮漫看不見，長春富貴好安排。」雙堂屋正具備這

種格局。尤其是宅後山排闢建佔地千五百零三平方公尺的瑞閣園，廣植各種花草樹木後，更顯出這種氣象。

雙堂屋的優異山水形勢使得裔孫們相信建屋基地是得自他們祖先的原住民姻親，另外還有一點也可以支持他們這種看法。新埔地區傳統三合院住宅的配置形制中，普遍於外埕入口處設有一道院牆以區隔環境之內外，而雙堂屋的外埕卻未見類似院牆的作法。這是因為原住民的傳統住宅就是這種格局，劉家的先祖不知不覺中就傳承了這個傳統。

在枋寮闢建時期，劉鍾秀是不折不扣的大當家，率領雙堂屋劉氏上上下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出晚歸的從事建立家業的工作。因為他長兄華高，早在乾隆二十五年庚辰歲，他十三歲時去世；他唯一的弟弟名龍，又名千能，字獻忠，又於乾隆五十四年己酉歲，他四十二歲時，以三十三歲的英年早世；此時他父親延轉公已六十五歲，所有的家務事都要由他一個人來承當。接著，乾隆五十五年庚戌歲，他四十三歲時，他的元配徐氏又去世。此後他辦理的家族喪事有：五十三歲時父親延轉公去世；六十四歲時母親林氏去世；七十三歲時又配潘氏去世；七十四歲弟媳賴氏去世。到此時，他是雙堂屋劉家闢建初期那一輩人碩果僅存的唯一生存者。

雙堂屋的興建確切時期，即使是劉家子孫也不很清楚，不過一般都相信應該是在枋寮開基祖劉延轉與其子劉鍾秀的時期，那就是乾隆年間，初建時就已仿照原鄉的祖祠採取前後兩進的雙堂屋形制，不過當時的臺灣還無法生產屋瓦，只好以茅草做屋頂。至於何時改為瓦頂則有兩種說法：一說是乾隆五十二年丁未歲林爽文之役後；另一說則認為是同治年

間戴潮春之役後。劉學悟公祭祀公業管理人劉天楨就主張後一說。就客家人造大屋的意義來說，至少有(一)發財；(二)建祖堂做為子孫居住及奉祀祖先之場所；(三)科場得意等三層。雙堂屋早期的興建意義，似乎是第二層的意味比較重；至於改為瓦頂則似乎是第三層的意味比較重。由此觀點看來，雙堂屋劉家後裔得有科場功名的只有來臺第五代、第十六世的劉拜颺於同治七年戊辰歲考取淡水廳附生。所以改為瓦頂的時期以戴潮春之役後的同治年間，較具可能性。

(四)劉耀文

劉耀文，為劉鍾秀的第五子。有關他的資料，裔孫所能掌握的非常少；僅知道他生於乾隆四十五年庚子歲（一七八〇，民元前一三二年），娶賴氏生有新德、新喜、世枝、世位、世元、世標、世添等七子。算起來他應該是雙堂屋劉家來枋寮的第三代，裔孫們也相信他是這一輩人的領導者，他父親鍾秀公去世時，他四十三歲，極有可能是繼其父承擔當家重任的繼承者。

據裔孫們的口碑，他也是增加產業最多的一個人；在他手上曾經增購屋唇塘堰等地的水田二甲多，新弓田的水田五甲餘以及屋後鄰近山林二甲多及太平窩山林二十餘甲。

雙堂屋劉家到第四代世字輩，長房有五房、二房有二十一房、三房有九房，共有三十五房。以家族蕃衍各謀發展而分家，據說主持分家的人就是劉耀文。以劉延轉三子按房分，也就是將財產分成三分，但並不是均分，而是將財產作適度的調配以利子孫此後之發展。因為並沒有留下圖書，所以無法得知其詳細情形。據其長房所傳抄的族譜記載，以長房華高公早世，乃以「胞弟鍾秀公次子耀里過繼為嗣，又千能

公長子萬長一半繼嗣。」據劉天楨的推測，由住宅的分配二房分有三分之二情形看來，很可能是二房鍾秀公的其餘五子分有三分之一家產；長房、二房共分得三分之一家產，各得家產的六分之一。耀里公得二十四分之三，萬長公除三房應得之十八分之一外，另加二十四分之一。鍾秀公的其餘五子則各得十五分之二。

分家產之際亦撥出水田二甲餘，屋地二甲及屋後山林二甲餘成立劉學悟公祭祀公業。所謂祭祀公業乃是以祭祀祖先為目的，由享祀者的子孫所組成，且設置有獨立財產之家族團體。雙堂屋劉家這一特殊的祭祀團體是將劉延轉的財產中撥出一部分為獨立財產，以祭祀劉延轉夫妻為主，以其子孫所組成的群體；在世界各國均未發現相似的案例。其所以在臺灣會有這種群體的存在，據陳井星的研究有下列四種因素：

1. 清代地方政府的組織不完備，人民為求自保，多組織宗族或宗族團體，以便急難時守望相助。
2. 臺灣民間財產採均分制，一旦分家，遇父母有喪葬弔祭之事，若無固定財源，容易怠惰，或潦草辦理。為防止此弊，乃在分家或臨終之際，指定一部分財產，專供本身生前贍養與死後祭祀用。
3. 臺灣祭祖隆重，耗費不少，若有固定的收益來辦理祭祀事宜，可免子孫臨時籌措，耗時費力。
4. 臺灣祭祀公業源於大陸的「祭田」，先確立特定的享祀者，並定時日舉行祭禮及同時舉行派下員大會；就像劉學悟公祭祀公業是以劉延轉夫妻為享祀者，定每年農曆正月初四及八月初二為春秋二季祭祖日。也有以「唐山祖」為享祀

者的祭祀公業，一則用以遙念先人故土，一則便以在移民之拓荒情境中，藉以培養宗族意識，並促進宗族的團結。

地理學者施添福則從歷史地理的觀點，認為就竹塹地區（南自中港溪北迄南崁溪一帶）的開拓過程和形態而言，可依乾隆二十六年辛巳歲（一七六一，民元前一五一年）開築的土牛、土牛溝與乾隆五十五年庚戌歲（一七九〇，民元前一二二年）設立屯埔時所創的番界為準，而將竹塹地區劃分成三個人文發展地理區。這三個地理區自西向東分別是：(1) 漢墾戶拓墾區（漢墾區），(2) 平埔族保留區（保留區）和(3) 隘墾戶拓墾區（隘墾區）。由於三區各起源於不同的拓墾形態，因而三區所產生的社會組織及社會現象也各有其特色：

1. 漢墾區的社會以地方廟為主，有顯著領導頭人。社會上常有籍貫分類械鬥。
2. 保留區的社會組織以家廟、家祠為主，無顯著的強大頭人。社會上無籍貫分類械鬥，常以同籍族姓間械鬥為主。
3. 隘墾區的社會組織則地方廟、家廟兩者均有，但似以後者為多。社會上無籍貫分類械鬥，亦少有同籍族姓間械鬥，以異族及漢、熟番與生番的爭鬥為主。

施添福並認為：在這個熟番和客籍移民所組成的保留區移墾社會裡，居民雖無異籍相鬥之虞，卻有異姓相爭之憂。在保留區內，社番雖貴為業主，但其力既不足以支配，亦無能控制為數眾多的客籍墾佃和耕佃；同時亦缺乏強有力的莊主可資斡旋和化解人群的糾紛。墾佃和耕佃唯一可資依靠的是同宗或同姓不同宗的族人。於是為了互助，也為了救難，墾佃和耕佃乃傾向於建立家祠或創立祭祀公業，藉祭拜共同祖先，以達成團結族人的目的。所以就整體而言，保留區是

一個按照血緣而組織起來的社會。雙堂屋劉家就是處在這種保留區內的社會體制之下，因此，在移徙上枋寮，稍為安定之後，馬上就建造家祠，並立下「遷居他鄉立業者不得另立祖牌奉祀」的祖訓；在分家時也不忘撥產成立祭祀公業。

據說，劉耀文的七子分家析產時，亦撥產成立「耀文公祭祀公業」。

(五) 劉永廷

劉永廷，字拜颺。生於咸豐二年壬子歲（一八五二，民元前六〇年），卒於民國七年戊午歲（一九一八），享年十六歲。為劉耀文第五子劉世元與呂氏之長子，下有永春、永卯、永湖等三弟。

劉拜颺為雙堂屋劉家來臺後，唯一得有科場功名的人。同治七年戊辰歲（一八六八，民元前四四年）十七歲時，由署淡水同知富樂賀（滿洲正黃旗人，同治七年署任，同治八年卸任）取進淡水廳學為附生。光緒十八年壬辰歲（一八九二，民元前二〇年）七月初六日四十歲時，由臺灣巡撫冊報，由附生在福建臺灣海防捐輸銀伍拾柒兩陸錢，准作貢生。其裔孫還保留有清廷所發給他的戶部執照及監照，抄錄於左：

戶部執照

戶部為遵

旨事：據臺灣巡撫冊報，附生劉拜颺，福建新竹縣人，捐年肆拾歲，身面鬚。遵新海防例捐銀伍拾柒兩陸錢，准作貢生。所捐銀兩於光緒 年 月 日由 收訖，相應換給執照以杜假冒，須至照者。

曾祖獻彩、祖耀文、父世元

光緒拾捌年柒月初六日給照。

右照給劉拜颺收執

監照

國子監為請

旨給發監照事：准戶部知照，劉拜颺係福建臺灣新竹縣人，捐年肆拾歲，身中面鬚。由附生在福建臺灣新海防捐輸，准作貢生。相應給予監照，以杜假冒等弊，須至監照者。曾祖獻彩、祖耀文、父世元。

右照給劉拜颺收執

光緒拾捌年柒月十五日給照。

惟目前在雙堂屋正廳上所懸掛的「克繩祖武」匾，則署「戊辰（同治七年）仲秋九月吉日，裔孫附貢生拜颺敬立」。顯然此匾為民國十八年修建落成時所製，誤以取為附生之戊辰年為准作貢生之年。

劉拜颺娶楊氏，生建暉、建英、建堦、建有、建土、建懷等六子。第六子建懷承嗣其四弟永湖，娶魏氏，生復開、復業、福壽、福田、福增等五子；劉福壽新竹師範畢業，中學音樂教師檢定合格，曾任教於臺北市大同中學。劉福增，臺大畢業，現為臺大哲學系教授。

劉拜颺一生的事蹟，除了其科考過程以及晚年在祖堂設館教育子姪外，沒有任何資料可尋，就連詩文也無。因此其作品、墨寶，唯有在雙堂屋的牆柱上可以瞥見。「蔡照堂」堂門聯：「彭城衍派家聲舊；祿閣傳經世德新。」「鐵漢家聲」大門聯：「自昔家風宗渡虎；于今門第揭雕龍。」廊柱聯：「世號五忠光世第；家傳七業振家聲。」祖龕聯：「天降人才稱渡虎；祿承世德慶雕龍。」皆典雅脫俗，不失為大

師之作。

(六) 劉建協

劉建協爲雙堂屋劉氏第十七世孫，長房華高公之長房耀里公派下；其世系爲十三世華高公、十四世耀里公、十五世雲公、十六世永森公爲其父，娶母林氏生其兄弟澄貴、勝珍、建榜、建協等四人。生於光緒十年甲申歲（一八八四，民元前二八年）四月一日，卒於民國五十六年丁未歲（一九六七）五月十七日，享壽八十六歲。

少年時繼承祖業在家務農，及弱冠乃兼營商業，開一雜貨舖。搬有運無之餘，擴其交往，因而識見日廣，生意蒸蒸日上而成為誠實商人。民國七年戊午歲（一九一八），時任劉學悟公祭祀公業管理之劉勝珍（建協之次兄）、劉建蘇（耀文一世位——永然——建蘇）、劉復銀（耀文一世位——永然——建歡——復銀）等三人鑒於雙堂屋自同治七年戊辰歲整修以來已幾近五十年，有殘破之象，乃邀集衆房親族商議重建。推時年三十五歲之建協總理諸務，由派下時年二十八歲方學成泥水師技藝之劉福清擔任建築總師父。於翌年己未歲（一九一九）興工重建，歷經十年的漫長歲月於民國十七年戊辰歲（一九二八）竣工落成，即今雙堂屋劉宅。

娶彭氏，生有：福喜、復牆、范富、桂樓、智義等五子。現雙堂屋正廳兩側壁上所掛之中堂條幅爲其同宗駿亭劉家驥書贈建協之墨寶。

(七) 劉福清

劉福清，其名諱又寫作復清。爲雙堂屋劉氏第十八世孫，三房名龍公之二房萬恭公派下；其世系爲十三世名龍公、十四世萬恭公，十五世世海公，十六世永祁公、十七世建歲

公爲其父，娶母錢氏，福清爲其獨子。生於光緒十七年辛卯歲（一八九一，民元前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出生地爲新埔鎮北平里太平窩。卒於民國五十九年庚戌歲（一九七〇）二月十日，享壽八十歲。光緒二十三年丁酉歲，六歲時喪父，時值日本據臺初期，地方不靖，家境又清寒，在艱苦中渡過少年時代。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歲，年十七拜范曹阿昂爲師，學泥水師技藝。宣統三年辛亥歲，年二十一學成出師，專長爲營造傳統三合院式宅第及牌樓氏店舖。其代表作除雙堂屋外，主要的有新竹縣老湖口的老街；竹北火車站前吳府、陳府牌樓式的店舖；竹北豐田戴府，貓兒碇曾府等宅第。

民國七年戊午歲，時年二十八歲，以學成後不久之派下員泥水師身分參與策劃雙堂屋重建事宜，並負責營建工程，在經費並不充裕之條件下，儘量維持原有二堂式再加三橫屋的格式，以其手藝設法在型制上加以美化，終於造成一座古典高雅，同時兼具有三合院與四合院式配置精神，足以爲當代中型傳統民宅規模的代表性建築。其格局之美，除被政府認定於民國七十三年列爲臺閩地區第三級古蹟之外，衆多攝影家以它作爲題材，參與國際比賽曾經榮獲馬德里、羅馬、香港等地所頒之金、銀牌獎，爲藝術界增光不少。

民國三年甲寅歲，二十四歲時，娶蘇氏細妹；膝下生有昌華、昌壘、泗水、檫桐、榮基等五子及三女。第五子榮基急公好義，平常熱心打理族內事務，在筆者進行研究期中，協助學悟公祭祀公業管理人劉天楨提供資料；爲了討論史實往往不辭勞苦遠從新店市南下，前來共聚，熱情感人，藉此亦表達筆者誠摯之謝忱。

(八) 劉福其

劉福其，名諱在譜上亦寫作復其，為雙堂屋劉氏二房之四房耀文公派下，為十八世。其世系為十三世鍾秀公、十四世耀文公、十五世世位公、十六世永然公，十七世建兎公為其父，娶黃、吳二氏，生二子：長復忠，次即福其。

福其於光復當初，被推出任新埔鎮副鎮長、卸任後出任新埔鎮農會總幹事十餘年。為光復後活躍於地方公共事務的雙堂屋傑出人才。

娶詹、林二氏；生有昌仁、昌誠、昌昭、昌展、昌賢、昌修、昌基等七子。長子昌仁為雙堂屋裔孫中首位大學畢業生，目前服務於金融界。

(九) 劉天楨

劉天楨為雙堂屋劉氏第十九世孫，二房鍾秀公之四房耀文公派下。其世系為十四世耀文公、十五世世枝公、十六世永有公、十七世建燒公、十八世復明公為其父，娶其母張氏，生二子：長即天楨、次天祿，及三女。生於民國十六年丁卯歲（一九二七）六月六日。

天楨於民國三十年辛巳歲（一九四一）十五歲時畢業枋寮公學校；民國三十四年乙酉歲（一九四五）十九歲時畢業臺北工業專科學校夜間部；民國四十年辛卯歲（一九五一）二十五歲時獨力經營鐵漢營造廠；民國五十年辛丑歲（一九六五）三十五歲時出任大維工程公司經理；民國五十七年戊申歲（一九六八）起迄六十二年甲寅歲（一九七四）止七年間，出任國立臺北工專同學會幹事計三任；民國六十三年甲寅歲（一九七四）四十八歲時，以熱心故鄉母校建設，榮獲新竹縣政府褒獎；民國六十四年乙卯歲（一九七五）四十九

歲時，出任友寧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現任：國立臺北工專獎助學基金會監事，恩光幼稚園代管理人，劉學悟公祭祀公業管理人。

天楨生性誠懇，處事獨具眼光。年少時以父親早世，家境清苦，於日據時期公學校畢業後，十六歲時即隻身遠赴臺北，投身於營造建築行業，並利用晚間，進臺北工專夜間部進修，奠了此後事業發展的堅實基礎。

天楨自年少時即關心房族內的各項事情，尤其對探明家世來源，先祖渡海來臺墾闢之經過等特別關心。曾於解嚴開放探親前之民國七十四年乙丑歲（一九八五）九月，命其在美就讀之女兒去函原鄉廣東省饒平縣政府代查，楊康祖屋是否有房族可資連絡，結果於十一月間收到原鄉鄉長信卿公十九代孫昌波及族譜調查人十八代孫鳳翔同時具名的覆函。函中述及，原鄉「處於閩、粵交界，饒北之山區地帶。面積十多平方公里，耕地面積二千二百多畝。信卿公派下人口六千多人，其中二千多人左右因體制變革割給鄰鄉管轄。以農業為主，生活逐步改善、提高。教育方面：現負笈國內大專院校有十多名，中小學教育基本普及，家鄉設小學一所，學生六百多名，但校舍簡陋，教育設備不齊全為憾。建設方面：有小水電站三座，發電量三百五十千瓦；陶瓷廠三間（產湯匙）容工人兩百多人；養鰻場一所，面積四十多畝；山地上有茶園二百畝，生柑、荔枝等六十畝；糧食加工廠一座。」

民國七十八年己巳歲（一九八九）五月十九日，由天楨號召房族二十九人組團，由十九世裔孫劉昌華（即雙堂屋整修師父劉福清之長子）帶團，作尋根謁祖之旅，受到原鄉宗親熱烈之歡迎。民國八十一年壬申歲（一九九二）六月十二

日，房族人等三十一人再組團作第二次謁祖之行，由天楨帶團出發，不料卻因出境手續之誤，天楨與其中十二人無法成行，乃改由劉昌華之弟劉榮基負責帶團前往。兩次原鄉之行，使得雙堂屋派下員更加了解原鄉之情形。

天楨關心房族事務，早於民國四十三年甲午歲（一九五四）二十八歲時即見其端倪，斯時有感於祖堂的維護需要制度化，乃召集派下房族人等集思廣益，創設「劉學悟公祭祀公業」管理委員會。同時著手整理房族人等之世系表，歷經數年始完成初稿，現正盡全力規畫整理自來臺始祖起之嫡系房族之族譜，並許為畢生最大之心願。整理族譜過程中曾發現祖堂廊柱上聯語「世號五忠光世第；家傳七業振家聲。」中的「五忠」與「七業」不知作何解？在遍問各界不得要領之後，乃命其子不惜所費務須查出根源。終於在聯合報國學文獻館及摩門教族譜中心查出了解釋資料如附件一、二。

民國四十九年庚子歲（一九六〇），在天楨推動下首座奉納來臺祖派下裔孫金骸的納骨靈塔完成，時因經費不足，因陋就簡，規模不大。後以各地歸奉者日衆，為因應事實需要，乃於民國七十一年壬戌歲（一九八二）籌建新塔。擇址在祖堂屋後山坡地，學悟公祭祀公業所有土地七、五〇八平方公尺，耀文公祭祀公業所有土地獻出五一〇平方公尺，購自毗鄰林家畑地四八五平方公尺，計八、五〇三平方公尺。其分配運用安排為拜亭廣場六一八平方公尺；墓盆外環四、二七〇平方公尺；參拜廣場五八五平方公尺；活動廣場七五五平方公尺；休閒園地二、二七五平方公尺；主體建築四一三平方公尺（含墓穴二八〇、川堂二八、拜堂一〇五平方公尺）。委由劉福通地理師主庚；僑居美國之李澤楚建築師負

責建築部門之設計；陸和順土木工程師負責結構部門設計；李重耀建築師核定丁蘭尺。主體建築採鋼筋混凝土構造之靈塔，高度墓穴為二點九公尺、川堂為三公尺，拜堂為一點五公尺，設二千九百個金井。擇癸亥歲八月八日（一九八三，九月十四日）動工，並於甲子歲十月十九日（一九八四，十一月十一日）舉行圓塔竣工大典；命名為瑞閣園，安葬延轉公及延白公之派下裔孫，現已進金者有八百餘位。

娶林氏，生有純淦及純鈺等二子。

附錄一：劉氏七業

劉 殷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高祖陵，漢光祿大夫。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曾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董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為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原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立聲」，殷收淚視地，便有董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董生仍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時人嘉其至性通感，競以穀帛遺之，殷受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酬耳。

弱冠，博通經史，綜核群言，文章詩賦靡不該覽。性倜儻，有濟世之志。儉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頹然而不可侵也。鄉黨親族莫不稱之。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司空齊王攸辟為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

，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識達之士也，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樑也，吾方希達如椽椽耳，不憑之，豈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既應他命，無容不竭盡臣禮，便不得就養，子與所以辭齊大夫，良以色養無主故耳」。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而今而後吾子當為吾師矣」。遂以女妻之，宣子者，并州豪族也。家富於財，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識如此，何處不得為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誠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兼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為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理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其庭樹，自是名譽彌顯。

太傅楊駿輔政，備禮聘殷，殷以母老固辭，駿於是表之，優詔遂其高志，聽終色養敕所在供其衣食，蠲其徭賦，賜帛二百匹，穀五百斛。趙王倫篡位，孫秀夙重殷名，以散騎常侍徵之，殷逃奔雁門。及齊王冏輔政，辟為大司馬軍諮祭酒，既至謂殷曰：「先王虛心召君，君不至，今孤辟君，君何能屈也」。殷曰：「世祖以大聖應期，先王以至德輔世，既堯舜為君，稷契為佐，故殷希以一夫而距千乘，為不可迴之圖，幸邀唐虞之世，是以不懼斧鉞之戮耳。今殿下以神武睿姿，除殘反政，然聖性稍粗，嚴威滋肅，殷若復爾，恐招華士之誅，故不敢不至也」。冏奇之，轉拜新興太守，明刑旌善，甚有政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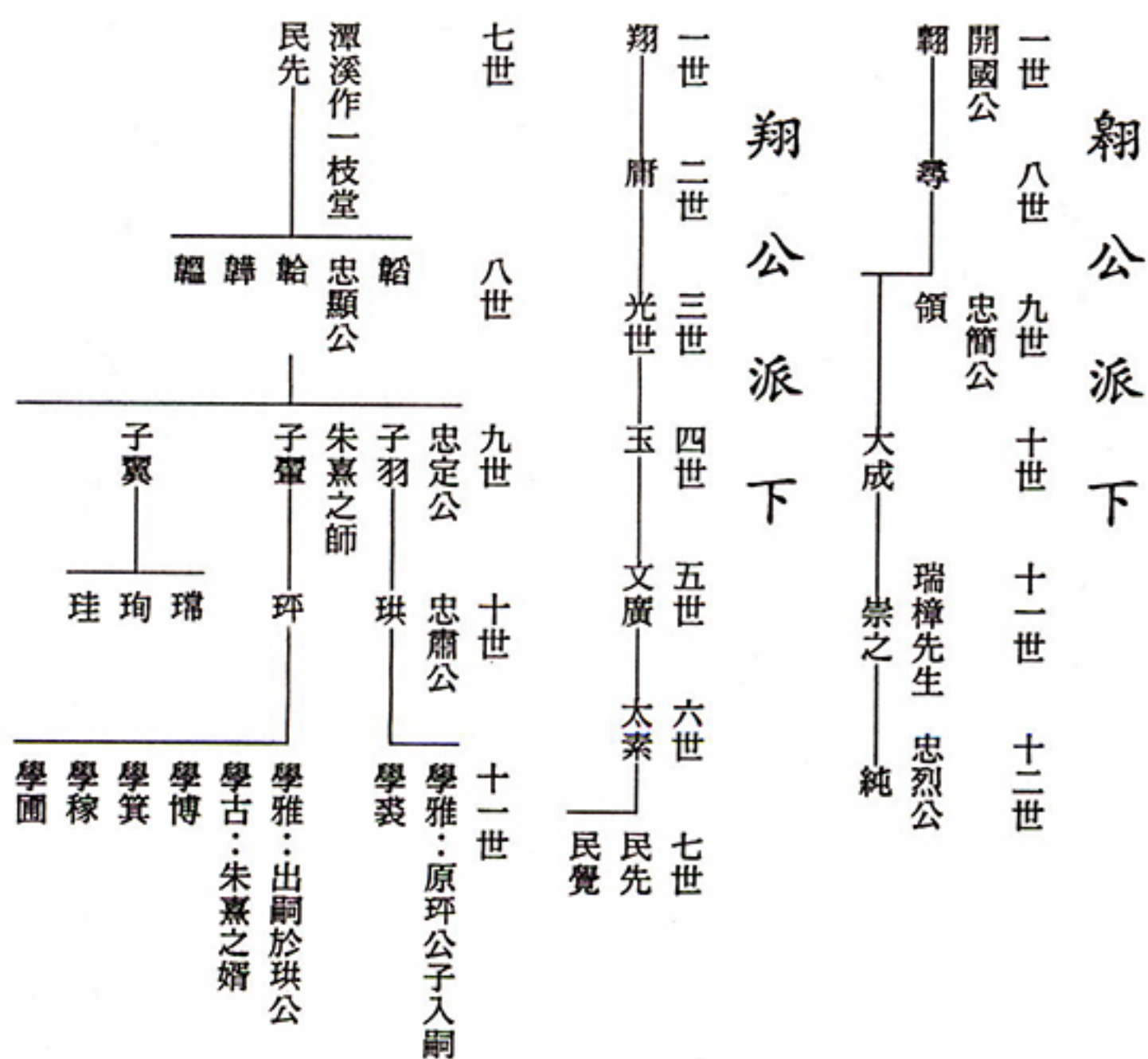
屬永嘉之亂，沒於劉聰，聰奇其才而擢任之。累至侍中、太保、錄尚書事。殷恆戒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幾諫

。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而況萬乘乎？夫犯顏之禍，將彰君過，宜上思召公咨商之義，下念鮑助觸鱗之誅也」。在聰之朝，與公卿恂恂然，當有後已之色，士不修操行者，無得入其門，然滯理不申，藉殷而濟者，亦已百數。

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為盛。竟以壽終。

附錄二：劉氏五忠

(一)世系表



衍至六倍。隸中宮應奉，租太重而督索嚴多逃去，前勒鄰伍取償，民告病。韜請而蠲之，方臘陷衢，婺、越大震，官吏悉遁。或具舟請行，韜曰：「吾爲郡守，當與存亡。」不爲動，益厲戰守備，寇至城下，擊敗之。拜述古殿直學士、召爲河北、河東宣撫參謀官。

時邊臣言，燕民思內附，童貫、蔡攸方出師，而种師道之軍潰，韜意警報不實，見師道計事。師道曰：「契丹兵勢尙盛，而燕人未有應者，恐邊臣誕謾誤國事。」韜即馳白貫、攸，請班師，又論燕薊不可得，正使得之，屯兵遣餉，經費無藝，必重困中國。

還次莫州，會郭藥師以涿州降，戎車再駕，以韜議異，徙知真定府。藥師入朝，韜密奏乞留之，不報，徙知建州，改福州，加延康殿學士。或言其過闕時，見御史中丞有所請，遂罷。起知荆南，河北盜起，復以守真定。首賊柴宏本富室，不堪征斂，聚衆剽奪，殺巡尉、統制官亦戰死。韜單騎赴鎮、遣招之，宏至服罪，韜飲之酒，奏以官，縱其黨還田里，一路遂平。藥師請馬，詔盡以河北戰馬與之，不足，又賦諸民。韜曰：「空內郡駟駿，付一降將，非計也」。奏止之。金人已謀南牧，朝廷方從之求雲中地，韜謀得實，急以聞，且陰治城守以待變。是冬，金兵抵城下，知有備，留兵其旁，長驅內嚮，及還，治梯衝設圍，示欲攻擊。韜發強弩射之，金人知不可脅，乃退。自金兵之來，諸郡皆塞門，民坐困，韜獨縱樵牧如平日，以時啓閉。欽宗善之，拜資政殿學士。

時已許割地賂金人，而議者乘士民之憤，復議追躡。韜以亟戰爲非。是時，諸將救太原，种師中、姚古敗，以韜爲

宣撫副使，至遼州，招集糾募，得兵四萬人。與解潛、折可求約期俱進；兩人又繼敗。初，韜遣別將賈瓊自代州出敵背，且許義軍以爵祿，得首領數十。既復五臺，而潛、可求敗聞，遂不果進。太原陷，召入覲，爲京城四壁守禦使，宰相沮罷之。

京城不守，始遣使金營，金人命僕射韓正館之僧舍；正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韜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爲正代，得以家屬行，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韜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爲有罪，而以予爲可用，夫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兩君，況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必死也。」使親信持歸報諸子，即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燕人歎其忠，瘞之寺西岡上，遍題窗壁，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殮，顏色如生。建炎元年，贈資政殿大學士，後諡曰忠顯。

韜莊重寬厚，與人交，若有畏者，至臨大事則毅然不可回奪。初在西州爲童貫所知，故首尾預其軍事，及以忠死，論者不復短其前失云。子子羽、孫珙，自有傳。

忠定公 劉子羽

宋史 卷三百七十

劉子羽字彥修，建之崇安人。資政殿學士韜之長子也。宣和末，韜帥浙東，子羽以主管機宜文字佐其父，破睦賊，入主太府、太僕簿，遷衛尉丞、韜守真定，子羽辟從。會金人入，父子相誓死守，金人不能拔而去，由是知名，除直秘閣。京城不守，韜死之，既免喪，除祕閣修撰，知池州。

以書抵宰相，論天下兵勢，當以秦、隴爲根本。改集英

殿修撰、知秦州，未行，召赴行在；除樞密院檢詳文字。

建炎三年，大將范瓊擁強兵江西，召之弗來，來又不肯釋兵，知樞密院事張浚，與子羽密謀誅之一。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浚，浚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飲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浚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金人迫二帝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頃刻而定，瓊竟伏誅，浚以此奇其材。

浚宣撫川、陝，辟子羽參議軍事，至秦州，立幕府，節度五路諸將，規以五年而後出師。明年、除徽猷閣待制。金人窺江、淮急、浚念禁衛寡弱，計所以分撓其兵勢者，遂合五路之兵以進。子羽以非本計，爭之，浚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爲是耳。」遂北至富平，與金人遇，戰不利，金人乘勝而前，宣撫司退保興州，人情大震。

官屬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猶或可以補前愆而贖後咎，奈何乃爲此言乎？」浚然子羽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即自請奉命北

出。復以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諸亡將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子羽命吳玠、玠和尙原，守大散關，而分兵悉守諸險塞。金人知有備，引去。

明年，金人復聚兵來攻，再爲玠所敗，浚移治閬州。子羽請獨留河池，調護諸將，以通內外聲援，浚許之。明年，玠以秦鳳經略使戍河池，王彥以金、均、房鎮撫使戍金州，二鎮皆饑，興元帥臣閉羅，二鎮病之。玠、彥皆願得子羽守漢中，浚乃承制拜子羽利州路經略使兼知興元府，子羽至漢中，通商輸粟，二鎮遂安；除寶文閣直學士。

是冬，金人犯金州。三年正月，王彥失守，退保石泉。子羽亟移兵守饒風嶺，馳告玠。玠大驚，即越境而東，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列營拒守。金人悉力仰攻，死傷山積，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玠遽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西。

子羽焚興元，退守三泉縣。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牙、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時在仙人關，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十六日而成。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于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

自金人入梁、洋，四蜀復大震。張浚欲移潼川；子羽遺浚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撒離曷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於武休，不及，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旗招子羽，子羽盡斬之，而留其一，縱之還，曰：「爲我語賊，欲

來即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先是，子羽預徙梁、洋公私之積，至是，金人深入，餽不繼，又腹背爲子羽、玠所攻，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亟遁去，子羽出師掩擊，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

始，金人攻蜀，所選士卒千取百，百取十，戰被重鎧，登山攻險，每一人前，輒二人推其後；前者死，後者被其甲以進。又死，則又代之。其爲必取計如此，浚雖屺師，卒全蜀，子羽之力居多，子羽還興元。四年，坐富平之役，與浚俱罷。尋爲言者所論，責授單州團練副使，白州安置。

新除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始爲裨將，未知名。子羽獨奇之，言於浚，浚與語大悅，使盡護諸將。至是，上疏論子羽之功，請納節贖其罪，詔聽子羽自便，明年，復元官，提舉江州太平觀。

張浚還朝，議合兵大舉。乃請召子羽，令諭旨西帥，以集英殿修撰知鄂州。未幾，權都督府參議軍事，與主管機宜文字熊彥詩同撫諭川、陝。時吳玠屢言軍前乏糧，故令子羽見玠諭指，且與都轉運使趙開計事，併察邊備虛實以聞，時五年冬也。明年秋，與彥詩同還朝，子羽言：「金人未可圖，宜益兵屯田，以俟機會。」時張浚以淮西安撫使劉光世驕惰不肅，密奏請罷之，而以其兵屬子羽。子羽辭，乃以徽猷閣待制知泉州。

七年，淮西鄭瓊叛，張浚罷相。八年，御史常同論子羽十罪，上批出「白州安置」。趙鼎曰：「章疏中論及結吳玠事，今方倚玠，恐不自安。」同疏再上，以散官安置漳州。十一年，樞密使張浚薦子羽復元官，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金人入寇，子羽建議清野，淮東之人，皆徙鎮江，撫以恩

信，雖兵民雜居，無敢相侵者。既而金人不至。浚問子羽，子羽曰：「異時金人入寇，飄忽如風雨，今久遲回，必有他意。」蓋金人以柘皋之敗，欲急和也。未幾，果遣使議和，復徽猷閣待制，秦檜風諫官論罷之，復提舉太平觀。

十六年，卒。子玠，自有傳。吏部郎朱松以子熹託子羽，子羽與弟子輩篤教之，異時卒爲大儒云。

忠肅公 劉 玠

宋史 卷三百八十六

劉玠字共父，子羽長子也。生有奇質，從季父子輩學。以蔭補承務郎，登進士乙科。監紹興府都稅務，請祠歸。杜門力學，不急仕進。主管西外敦宗院，召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遷禮部郎官。

秦檜欲追謚其父，召禮官會問，玠不至。檜怒，風言者逐之。檜死，召爲大宗正丞遷吏部員郎，置令式庭中，使選集者得自繙閱，與吏辨，吏無得藏其巧，兼權秘書少監，兼權中書舍人。金犯邊，王師北向，詔檄多出其手，詞氣激烈，聞者泣下。御史杜莘老劾宦者張去爲，忤旨左遷，玠不草制，莘老得不去。從幸建康，兼直學士院。車駕將還，軍務未有所付，時張浚留守建康，衆望屬之。及詔出，以楊存中爲江、淮宣撫使，玠不書錄黃，仍論其不可。上怒，謂宰相曰：「劉玠父爲浚所知，此特爲浚地耳。」命再下，宰相召玠諭旨，且曰：「再繳則累張公」，玠曰：「某爲國家計，豈暇爲張公謀。」執奏如初，存中命乃寢，眞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田師中死，其家請以沒入王繼先第爲賜，李珂關通近習，求爲督府掾。詔從中下。玠皆論罷之，出知泉州、改衢州。

湖南旱，郴州宜章縣李金爲亂，朝廷憂之，以珙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入境，聲言發郡縣兵討擊，而移書制使沈介，請以便宜出師。曰：「擅興之罪，吾自當之。」介即遣田寶、楊欽以兵至，珙知其暑行疲怠，發夫數程外迎之，代其責任。至則犒賜過望，軍士感奮，珙知欽可用，檄諸軍皆受節制，下令募賊徒相捕斬詣吏者，除罪受賞。欽與寶連戰破賊，追至莽山，賊黨曹彥、黃拱執李金以降，支黨竄匿者尙衆，珙諭欽等卻兵，聽其自降，賊相率納兵，給據歸田里。第上諸將功狀有差。上賜璽書曰：「近世書生但務清談，經綸實才蓋未之見，朕以是每有東晉之憂，今卿既誅群盜，而功狀詳實，諸將優劣，破賊先後，歷歷可觀，宜益勉副朕意。」

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言於上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爲高帝所不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爲萬事之綱。」上亟稱善。

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辭不獲，因進言曰：「汪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才能，皆臣所不逮，而栻窮探聖微，曉暢軍務、曩幸破賊，栻謀爲多，願亟召用。」上可其奏，兼參知政事，奏除福建鈔鹽歲額二萬萬，罷江西和糴及廣西折米鹽錢。及蠲諸路累年逋負金錢穀帛巨億計。上嘗以久旱齋居禱雨，一夕而應，珙進言曰：「陛下誠心感格，其應如響。天人相與之際，眞不容髮，隱微纖芥之失，其應豈不亦猶是乎？臣願益謹其獨。」上竦然稱善。

龍大淵、曾覲既被逐。未幾，大淵死，上憐覲欲還之，

珙言：「二人之去，天下方仰威斷，此曹奴隸耳，厚賜之可也。若引以自近，使與聞機事，進退人才，非所以光德業振紀綱。」命遂止。

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密薦和州教授劉甄夫。上諭執政召之。珙請曰：「此人名位微，何自知之。」上以珙告，琪退坐堂上。追琪至，詰其故，授贖使對。琪恐，請後不敢。乃叱使責戒勵狀而去。會揚州奏琪檄郡增築新城，琪遂奏罷琪，語在陳俊卿傳。珙時爭之尤力，殿中皆驚。以故獨罷爲端明殿學士。奉外祠。陳俊卿言：「珙正直有才，肯任怨，臣所不及，願留之。」詔改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入辭，猶以六事爲獻。上曰：「卿雖去國，不忘忠言，材美非他人所及，行召卿矣。」至鎮，首蠲稅務新額，及罷苗倉大斛，屬邑奉新有復出租稅，窮民不能輸，相率逃去，反失正稅，并奏除之。

除資政殿學士、知荆南府、湖北安撫使。以繼母憂去，起復同知樞密院事、荆襄安撫使。珙六上奏懇辭，引經據禮。詞甚切，最後言曰：「三年通喪，三代未之有改，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已爲先王罪人，今邊陲幸無犬吠之驚，臣乃欲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亦又爲漢儒之罪人乎？」

服闋，再除知潭州、湖南安撫使。過闕入見，極論時事，言甚切至。上再三加勞，進資政殿大學士以行，安南貢象、所過發夫除道，毀屋廬，數十州騷然。珙奏曰：「象之用於郊祀，不見於經。驅而遠之，則有若周公之典，且使吾中國之疲民困於遠夷之野獸，豈仁聖之所爲哉？」湖北茶盜數千人入境，疆吏以告，珙曰：「此非必死之寇，緩之則散而

求生，急之則聚而致死。」揭榜諭以自新，聲言兵且至，令屬州縣具數千人食，盜果散去。其存者無幾，珙乃遣兵。戒曰：「來毋亟戰，去毋窮追，不去者擊之耳。」盜意益緩，於是一戰敗之，盡擒以歸。誅首惡數十，餘隸軍籍。

淳熙二年，移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會水且旱，首奏蠲夏稅錢六十萬緡，秋苗米十六萬六千斛，禁足止上流稅米遏糴，得商人米三百萬斛，貸諸司錢合三萬，遣官糴米上江，得十四萬九千斛。籍主客戶高下，給米有差，又運米村落，置場平價振糴，貧者不取償，起是年九月，盡明年四月，闔境數十萬人，無一人捐瘠流徙者。

進觀文殿學士，屬疾，請致仕。孝宗遣中使以醫來，疾革，草遺奏言：「恭、顯、伾、文，近習用事之戒，今以腹心耳目寄之此曹，朝綱以紊，士氣以索，民心以離，咎皆在此。陳俊卿忠良確實，可以任重致遠，張栻學問醇正，可以拾遺補闕，願亟召用之。」既又手書訣杖與朱熹，其言皆以未能為國報雪讎恥為恨。薨，年五十七。贈光祿大夫、諡忠肅。

珙精明果斷、居家孝，喪繼母卓氏，年已逾五十，盡哀致毀。內外功總之戚，必素服以終月數，喜受盡言，事有小失，下吏言之立改。臨數鎮、民愛之若父母。聞訃，有罷市巷哭相與祠之者。

引用書目

1. 新竹縣文獻會編，一九五三，新竹文獻會通訊第〇〇九號，新竹縣文獻委員會出版，新竹。
2. 李鹿萃，一九八四，臺灣小區域地理研究集，國立編譯館，臺北。

3. 洪敏麟，一九八三，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上），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中。
4. 陳運棟，一九八七，枋寮褒忠亭義民廟沿革初稿，第十二屆六家聯莊祭典委員會編印，新埔。
5. 新竹廳編，一九〇七，新竹廳志，新竹廳，新竹。
6. 劉姓宗親會，一九八六，劉氏大宗譜，臺灣省新竹縣劉姓宗親會編印，新竹。
7. 陳紹馨、傅瑞德，一九六八，臺灣人口之姓氏分布，哥大東研所與臺大合編出版，臺北。
8. 李濟著、須山卓譯，一九四三，支那民族の形成，株式會社生活社出版，東京。
9. 劉麒麟，一九三三，劉氏宗譜，自刊，基隆。
10. 手抄本，？，雙堂屋劉氏族譜（部分）劉天楨提供，新埔。
11. 劉天楨，？，雙堂屋劉氏世系表，打字影印本，新埔。
12. 吳子光，一九七九，吳子光全書，臺灣史蹟中心編印發行，臺北。
13. 陳井星，一九八二，臺灣祭祀公業新論，自刊，臺北。
14. 施添福，一九九〇，清代臺灣竹塹地區的土牛溝和區域發展，《臺灣風物》40卷4期，臺北。
15. 陳運棟，一九八八，三級古蹟新埔劉家祠的歷史研究，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中。
16. 徐善繼，一九六七，地理人子須知，竹林書局，新竹。
17. 王汝元，一九七一，陽宅集大成，三才書局，臺北。
18. 管輅，一九七七，管氏地理指蒙，東方文化書局，臺北。
19. 蔣國宗，一九六七，地理正宗，竹林書局，新竹。



劉延轉夫人林孺人畫像



雙堂屋劉宅開基祖劉延轉畫像



雙堂屋劉宅祖公牌之二



雙堂屋劉宅祖公牌之一



雙堂屋祖龕近景



由前埕望外埕



前進——「鐵漢家聲」門廳



後進——「藜照堂」祖祠



相傳爲劉延轉來臺時所使用的籃子



由內往外望前進門廳，門楣上書有「福星拱照」橫披

劉拜颺獲得貢生功名的證照

戶部執照



監照



作者簡介

陳運棟，號又龍，民國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生於苗栗縣頭份鎮蟠桃里向陽書院。新竹師範畢業，四十四年高等考試教育行政人員及格，中國文化大學民華所法學碩士。曾任國小、國中、高中、大學教師四十餘年；三台雜誌總編輯；苗栗縣教育會理事長；苗栗縣陳姓宗親會理事長等職。現任國大代表，大成高中校長。著有《客家人》、《臺灣的客家人》、《臺灣的客家禮俗》、《臺灣人物叢譯》、編有《苗栗竹枝詞》、《頭份鎮誌》、《西湖鄉誌》、《賽夏族史話——矮靈祭》、《內外公館史話》、《苗栗縣寺廟文化之研究》、《客家禮俗之研究》等書，並發表有關臺灣史研究之論文二十餘篇。

